

歸元直指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951

T1877/1011b(2)

卷下

歸元直指集卷下

嘗謂教門之利害有四。一曰師授不明。邪法增熾而喪其真。二曰戒法不行。綱常紊亂而犯其禁。三曰教理未彰。謬談非義而惑其衆。四曰行頭不修。迷入邪歧而墮於魔。由是亂名改作。聾瞽後學。非止一端。可傷乎哉。噫。祖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者難矣。吾雖不敏。而實悲焉。是則詢求大教。參考玄文。楷定正宗。破諸異說。故此一卷。謂之辨明真偽。普勸修持。

辨明異端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問空谷禪師曰。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晦菴指佛老為異端。此說何如。空谷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奧。朱子何以拘直為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大聖人。漢明帝時。佛說纔至中國。孔子已沒六百年矣。是故孔子不見佛法也。既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為異端乎。佛法既為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為聖人乎。老子既為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

焉。晦菴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為異端者。圖掩其德。設此逢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隨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能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為異端者。其為智乎。不智乎。其為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學理者。猶未識破也。今識破之後。不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韓子未知佛法之前。所以排佛。及見大顛禪師之後。深敬佛法。晦菴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苟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

歸元自指 卷下
病矣。晦菴密設墻壑。關住後學。今後學欲歸於已。定以力排佛也。要顯自己之功。圖掩他人之德。是何心乎。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之謂也。曰。師言明矣。孔子崇尚佛老。諸書具載。晦菴排之。實悖孔子也。吾儕未之思耳。余雖未嘗排佛。然亦因其排。故余亦惑之。未克篤敬於佛。今也反而思之。余害至德甚矣。是為大謬。痛心疾首。悔而追之。不可得矣。自今而後。受佛明教。歸依禮敬。庶為補過之萬一矣。

辨明楊墨

三九

太原曰。或謂佛學為九流之數。又類楊墨之流。此事實然否。空谷曰。甚矣子胡不知也。九流載於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之所述也。此時未有佛法。何以知佛為九流也。夫楊墨一行之士也。佛是弘道大聖人也。豈可類於楊墨耶。楊墨以行事為教。無大道之法言。孟子非之。公非也。佛以大道為教。統天地三教之極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遇則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觀者也。曰。佛有兼愛。近乎墨也。曰。慈悲喜捨。佛之德也。豈是溺情汨志之愛乎。慈悲之愛者德也。溺情之愛者私也。韓昌黎曰。博愛之謂仁。此流於情而混淆。

也。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必也聖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情汨志，亦非真妄混淆，故可與慈悲之愛相表裏。嗚呼！儒宗以綱常為先，明道兼之；釋宗以明道為先，綱常兼之。衆人觀之，似乎不同。達人觀之，而實同也。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華嚴經云：佛法不異世間法，世間法不異佛法。若如是，豈無綱常之道耶？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凡如是者，佛老皆有經常也。既有綱常之道，豈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修道德，不弘仁義，由此觀之，佛

老豈違綱常乎？三教聖人，鼎立天下，司大道之化權也。既不識佛老之道，是不智也。曲排佛老，是無仁也。孔孟之學，教人學仁義也。讀其書而遺其仁義，輒攻於文藝乎？恃彼文藝，肆於己意，而至曲排佛老，誤之甚矣。喪其心德，亦誤後學。諸人當自省察而已矣。

辨明虛無寂滅

四十

太原曰：晦菴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空谷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空幻之語。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即空，不墮衆

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順。法法全真。是故大覺世尊。為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為破小乘之空故。乃責其陷於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為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責其縛於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也。以實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為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孔子曰。易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也。寂然不動。即是虛無寂滅。虛無寂滅之中。含藏一切萬法。感而遂通之時。出生一切萬法。如斯至妙之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此焉。禮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真空不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蓋令空其妄情也。正所謂人欲一分消。天理一分長。豈教人絕滅天理。而入枯木死灰矣。要知天地人物。以及萬類。皆具真常寂滅之理。初無間然。自是愚夫不覺。喚作游魂。實可悲也。晦菴讀佛書。可只見得破。凡夫方便

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特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為虛無寂滅之教。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佛法自漢明永平十年而來。明主名賢。莫不推尚為大道之學。至於後世之下。晦菴惡之為虛無寂滅之教。且夫晦菴所惡。果當乎。不當乎。晦菴識見。可逾東漢三國之人物否乎。可逾晉宋齊梁陳南北朝之人物否乎。可逾隋唐五代之人物否乎。可逾盛宋遼金之人物否乎。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孔子曰。吾從衆。未聞從於一己之偏意也。晦菴偏意排佛。是何見乎。我今唯提大意。發覺人心。請自我裁度。悟之而已矣。曰。中也。不敏。聞師之言。胸中有若豁然矣。

辨明鬼神請狀

四一

太原曰。橫渠謂鬼神二氣之良能。程子謂鬼神造化之迹。晦菴謂鬼神氣之屈伸。三人之說。皆是一氣之造化也。此言實否。空谷曰。夫此一氣。包羅天地。初無缺少。充塞天地。只此一氣。更無兩箇。一氣曰陽。曰陰者。只是此一氣。展縮而得名也。鬼神既只是此一氣。則盡天地間。只是一氣。故也。然則何故有天神乎。地

祇乎。五嶽之神乎。四瀆之神乎。山川之神乎。社稷之神乎。無祀鬼神乎。歷代封禪乎。古今祭祀乎。鬼神如是之多也。較夫三人之說則不侔矣。禮記曰。太皞為春帝。句芒為神。炎帝為夏帝。祝融為神。少皞為秋帝。蓐收為神。顓頊為冬帝。玄冥為神。若據三人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然則何必太皞等為四時之帝乎。何必句芒等為四時之神乎。關尹子曰。鬼者人死曰變。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楊子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皆與三人之說大不侔矣。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然則太皞等以

何為四時之帝乎。句芒等以何為四時之神乎。此又不侔之極也。理學類編有問人死。魂魄便散否。晦菴荅曰。散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晦菴荅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晦菴之說。則祭五嶽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既非其子孫。皆無感格耶。嗚呼。姜源踏人跡而生。后稷簡狄吞鳥卵而生。殷契伊尹生於空桑。誌公生於鷹巢。是誰之氣耶。以誰為祖先耶。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

乎。此等語言。晦菴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禮記曰。鷹化為鳩。雀化為蛤。至於蒙求等書。鮑靚記井。羊牯識環等事。皆與晦菴極相違戾。從文正公與諸經史。則悖晦菴。從晦菴。則悖文正公。與諸經史。令人疑惑。從何而得定理。於戲。此事洞明。始得抵當。安可世間之心。猜疑而說也。爭如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一句推開。却無過咎。理學類編。張程晦菴等。皆屑屑然以孔子原始反終。推而廣之。以論鬼神。此又事極計生也。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虛譽。強而言之。縛住後學。迷塞其心。不復求明也。悲哉。

辨明天誅雷擊

四二

太原曰。宋人謂雷擊者。陰陽相激。偶爾觸死。非特然也。此說何如。空谷曰。驚蟄之後。二陰在上。四陽在下。芒種之後。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既陰陽相激。雷雨交作。則合時時相激。雷雨不停。何故晴雨間然耶。當知二氣交運。如轆轤之輪。互為高下。若相激。則安能發育萬物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皆天地體用。各有天神主之。應時不忒。故有祭天享地之理。風雨均調。蒼生善業所感。不調時。惡業所感。非上天無慈心也。言

哉

雷擊者。永樂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維那士弘。為雷打死。頃馬復甦之。自言死去。見諸天神教誡曰。汝先世為巡檢。曲罪一夫。枉罹極刑。汝能奉佛。故未償其命。後世為住持僧。將常住銅錢。潛埋三窖。死後遂湮沒之。二世罪故。今誅。唯今世奉觀音大士。至誠。姑存之。後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紙馬。開張店業。店屋楣間。平鋪閣板。作卧室於閣上。一夜觸翻尿器。淋漓污馬。仍將此馬晒乾賣之。本年從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於門前。又一貧家夫婦二人。有絕糧忍餓之患。夫携一鵝入市鬻之。得米二

飴。苦迫甚。以二升沽酒飲之。回至中途。醉卧於地。被人竊去其米。及醒。悵惶歸家。妻知之。不勝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既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擲置於二屍之旁。書其背云。竊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為雷打死。書其背云。十年前與一婦人入寺。登塔第二層行媼。故誅。湖州一女子。雨中見諸官吏至門前。唯二人入其家。如世所畫。天兵之狀。擒女之兄。雷打死於門前。始知官吏是天神也。亦有雷打死者。家人以屍着衣。明日復雷剥去其衣。亦有以屍置於棺中。明日復雷揭去棺蓋。如

是顯驗者。往古來今。每年有之。不復多引。此數端目擊耳聞者。恐辱其家人。故不言其姓名。夫是為天誅也。亦有蜈蚣狐狸蛇鼠精怪。木與器物。附託為妖者。雷必打之。豈是陰陽相激。偶爾觸死乎。易曰。震雷虩虩。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言畏天。謹故修省。補過也。宋人教人不信雷。誅深悖。易經不懼天地。未進其善。先喪其德。惜乎後人不肯展開大見識。照明事法之理。唯拘拘然死於宋人之言。爾宋人非唯臆說其雷。其悖佛過患極甚。文中子用孔孟之學。著書却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書。却排佛法。欲令後學不著佛書。庶不識其用佛法著書所以然也。宋人於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海。所得極少。以此極少之水。令後學取足受用。不復入海。教壞人心。違悖佛法。失於大善。過莫大焉。

君臣名儒學佛

四三

太原曰。師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空谷曰。參禪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究經教者。得明通玄旨之益。依法修行者。得漸入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禪定者。得生天上之益。歸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

之益。依信不作惡者。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於世間。得陰翊。

皇度之益。曰。然雖如是利益。吾儒有誰學之。曰。不但儒者所學。聖主明君亦學之。太原曰。乞師明矣。空谷曰。若說古今學佛者。不可勝數。今以簡略言之。

唐太宗篤志尚佛。迨無加矣。玄奘法師沒世之日。高宗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若謂二帝泥於佛法。然則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李靖。董常。諸公何不力諫。蓋為君聖臣賢。咸知佛法正大道。其有補於政化。善利於人。所以同遵尚也。凡造

寺譯經。所有記序。若非御製。則係房杜魏虞褚作其文章之謹嚴。敬佛之誠篤。可謂至矣。玄宗肅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陽忠國師曰。國中無寶。此僧乃國寶也。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上古歷代明君。敬佛尤甚於此。隋文稽顙。延梁武投誠寶誌。姚秦拜首羅什。齊主師崇上統。符堅禮敬道安。晉主虔恭慧遠。嗚呼。古今聖主尚乃誠信歸佛。况吾輩乎。相國韓公琦。侍郎歐陽修。張端明。祕書關彥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禪師。并鐔津集一出。無不歛衽。

迭稱讚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非唯空宗通。亦乃文格
高。良史之筆。大公之道也。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
之甚者。禮曰。雖有嘉穀。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
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豈不其然乎。
自晉以來。謝安石才德之量。經綸之手。孰能加焉。王
羲之識量高古。才思逸群。孰能加焉。陶淵明性情之
正。去住之高。孰能加焉。謝靈運風規瀟灑。文章之精。
孰能加焉。崔公群相天下。而天下賢之。孰能加焉。衡
山龐蘊。識見之高。道學之勝。孰能加焉。裴晉公樹大

勲業。著於盛唐。孰能加焉。顏魯公具大節義。文章書
法。孰能加焉。相國裴公。文章之古。道學之至。孰能加
焉。二蘇子。黃山谷。儒學之至。禪學之勝。孰能加焉。陳
忠肅公。道學致事。高識美德。孰能加焉。學士王日休
博學智識。高明正大。孰能加焉。未暇廣而論之。略言
此諸名賢。篤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諸名賢。道德
明敏。豈不逮於晦菴乎。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
蓋為意誠心正。公而無私。重於佛聖人之至道也。晦
菴多註書。故後學敬之。矧不識其心病。故不擇其言。
皆從其說也。

儒宗參究禪宗

四四

太原曰。吾儒得道學者有幾人乎。空谷曰。真儒學禪得道者不可知計。略人數人向子乎。

國一禪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禪師。涯傳麻衣。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禪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曆數。是以數理之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

致。曰。禪宗既有大道傳授吾儒。晦菴何以排之。曰。晦菴排佛者。心病也。曰。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汝但深於佛學。汎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程。以及諸子所得學道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姑為略說。濂溪姓周。諱惇。願字茂叔。舂陵人也。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又自然有箇契合處。出附章氏家譜濂一日扣問佛印元。

禪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

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并佛印語錄後跋濂聞東

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

學。窮理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

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

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

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濂一日與張

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

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

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決。濂毅然

出曰。性體冲漠。唯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

之論。唯我茂叔能之。出弘益紀聞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

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

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

為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

語。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

於种放。放得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

非濂所作。陳搏之學得於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要并正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

易心法。

國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

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為

祖以無為因無即所以以有為果有即二以真為體真

一至理以假為用假即萬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云

濂復造佛印之室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

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

濂倡儒為道學之語出松窓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

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

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

矣出尹氏家塾并性學指要濂往潮州靈山寺訪大顛禪師遺迹

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

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

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出性理群書并靈山寺留衣亭真迹濂作

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奇絕處不

上婦人頭出鄭谷集濂性簡約平居澹如也晚年悉屏文

字唯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行狀東林教人唯務

靜勝濂溪之義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草色同一

生意蓋是靜中有得弘益紀聞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涯

師而至于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紀聞陳忠肅公曰性理

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徧於佛書瑩中錄并

性學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

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頤。字正叔。

號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

溪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已。

任出史畧等。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

周程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

此寂然危坐。做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

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出晁說之心學淵源後跋明道深

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

書於雲蓋寺。雲蓋寺碑刻墨蹟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

往西京長慶寺修真福躬。預齋席。見衆僧入堂。周旋

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

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弘益紀聞靈源清禪師

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

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迨徧

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允。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處

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出靈源語

錄先師即晦堂心禪師也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

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

道於靈源禪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
信源流之有從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
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
復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
固竹林寺壽涯禪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
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
昔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
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
不曾割着病處亦可笑也出胡氏大同論歐陽玄曰程子平
主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伊川田明道

先生出入釋老幾十年

伊川所作

東林諭濂有一中

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
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
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
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濂溪太
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
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於
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菴深諳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
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

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

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功甫。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能參吾宗之禪關乎。敬佛法。明佛理。唯未透禪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次宗。王導。周顛。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勃。李源。呂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呂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為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苟非大道。曷能感諸。

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世排佛之人乎？苟不取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已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太原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菴不越其教，不知晦菴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空谷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况程子多游禪室，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菴立言，况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屬

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揚謝氏等言出於佛老。晦菴明知周程楊等道學出於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墻塹也。

學佛謗佛

四五

太原曰：朱子註書，多引佛語，不知何書佛語註之。空谷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

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禪書不

可限量。

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

似是而非。

出鐔津集

大學補闕。

全是禪語

畧翻變之。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

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

楞嚴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

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源一心之妙用。活鱗鱗地。徹

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劄着

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皆出禪書并諸經

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證據云。非唯年有變。月亦有

之。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菴註書。唯毛詩一經。乃是學力註

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製作。皆用佛法。况

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

者。逼於群書。晦菴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

語。不識晦菴是何心哉。晦菴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

父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禪學。已而徧謁禪

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出大慧年譜後晦

菴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

其篋。唯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次年登科。出尤焯所

錄序并拱辰集等書晦菴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

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

不逮。謙答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

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鑑拱辰集性理群書晦菴

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出朱子大全集并道錄晦菴有書啓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字蹟見舊本後山詩。晦菴寄山居僧詩曰。方丈脩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塵客。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出事文類集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菴爭論太極圖說。蓋知晦菴有禪學。故謂晦菴有悟入。譏之。出史畧等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晦菴答

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所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吾儒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鬼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學。與義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

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出朱子語錄。并易解。歐陽玄雜記性。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言語煩者不收。鳴道集道餘錄。割過者亦不收。唯行軒誦佛經之詩簡。右言晦菴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也。汝若浹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

楊晦菴等。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處。寸寸節節。皆是佛經禪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袁林授之濂溪。其言徧於佛書也。近有一箇半箇指禪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禪宗流將出去者也。太原曰。師之所言。皆出吾儒之書。非存私也。非不公也。且言世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乎。可是紀昌之用心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能化之而大通乎。於戲。尚亦不敢輕於常人。安忍欲沽自己之幻名。曲排

三界大聖人度人之大法。吾為之憂憂。彼排者。虧損陰德。至於至也。

從人謗佛 附已見謗佛

四六

太原曰。除晦菴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空谷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唯憑晦菴之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脚跟轉也。亦如水母以蝦為目。凡得蝦則能行。或失蝦則茫然罔措。鱓鮓以蟹為足。凡倚蟹則能行。或失蟹則茫然罔措。後人從晦菴而排之。猶二者之倚他物乎。曰。亦有不因晦菴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譬如世人唯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

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怪。尋握利劍。猛力而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說日月無光也。嗚呼。此等愚夫。譬如蚯蚓。唯知一尺地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深躍海淵。飛騰在天。尺鷃唯知竹籬寸竅。左之右之之樂。不知大鵬一舉。則九萬里扶搖風斯在下。然亦不足怪也。囿於器量。不能化耳。

破不信因果

四七

或曰。修善作福。念佛往生。不足信也。一元曰。子何為

而不信乎。彼曰：且以目前言之。清廉行善之士，應得福壽俱全。而反貧促多疾，作惡屠殺之人，應招促齡貧病，而更延壽豐饒。吾以二者觀之，是以不信修善作福。念佛往生，余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子之所說，如管窺天，非天之小也。是人見之小也，不見寶鑑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節未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真武垂訓曰：造作善善惡惡，報應如影隨形。莫道造惡不報，直待惡言

滿盈，莫道修善無應。直待善果圓成，因果錄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之業，現受苦樂之報。二生報，或前生作業，今生受報。或今生作業，來生受報。三速報，眼前作業，目下受報。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孝經云：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又云：陽網疎而易漏，陰網密

以難逃。佛嘗謂阿難曰：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其故。佛言：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由此推之，三教皆言此理，但有遲速耳。豈可以目前未見果報而遂不信因果，因以不信淨土乎？彼曰：富貴壽夭皆從天命，焉有轉廻之報乎？余曰：觀子之理，實不明也。世人雖曰天命，天豈私於人哉？蓋人前世所為不同，故今生受報亦不同。豈是天之所主耳？是以此身謂之報身。

報我前世之所為，故生此身也。天何容心哉？譬如人有功罪於外，當受賞罰於官府。官府豈私於人哉？唯以有功當賞，有罪當罰，豈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乎？世間官府猶不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况天地造化，豈以禍福無故而加於人也？是知前世所為有善惡，故今生禍福以報之。所以不能純乎善，故不得純受其福也。乃有富貴而苦天者，有貧賤而壽樂者，有榮寵而悴辱者，有卑困而安閑者，有少年登高科者，有終身不得第者，有財穀豐盈而無兒女者，有逼迫艱難，惡兒女多者，有夫在而妻死者，有妻在而夫死者。

有子在父前而死者。有孫在公前而死者。有先樂而後苦者。有先苦而後樂者。有前後樂而中苦者。有前後苦而中樂者。有一生而受苦者。有一生而受樂者。我今問子。斯等何故而致然耶。彼則曰。實不明此。余曰。子既不明。云何不信。若人撥無因果。必墮阿鼻地獄。地獄罪畢。復墮餓鬼。餓鬼罪畢。復墮畜生。畜生道中。償他宿債。殺他一命。還他一命。喫他八兩。還他半斤。畜生罪畢。劣得人身。雖得人身。貧窮下賤。盲聾瘖啞。脚踏手拆。惡病所纏。飢寒所逼。不得見佛。不聞正法。不遇聖賢。不逢知識。展轉輪迴。受苦不息。古德云。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要知善惡昭彰。果因不昧。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也。且夫為人者。須要知是非。識廉恥。信因果。懼罪福。察善惡。辨邪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榮枯不能動其心。得失莫能移其志。處富貴而不歡。居貧賤而無戚。進退知時。量力任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忠孝仁慈。始終不二。如斯而不為君子。則吾不信也。如斯而不為大賢。則吾不信也。如斯念佛而不生淨土者。則吾不信也。我今殷勤解說。決子之疑。子當敬謹信受。勿輕忽焉。

破不信地獄

四八

或曰。地獄之說。不足信也。一元曰。牢獄之說。亦不足信也。曰。牢獄現存。焉可不信。曰。牢獄雖存。吾即無也。或曰。師雖不受牢獄之苦。亦不可以斷其無。曰。如是。如是。地獄亦現在。子何不信乎。或曰。朱子所言。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以冥府十王。不足信也。明矣。一元曰。朱子之說。謬之甚矣。反越夫子之大理。又失自己之妄言。我以審問朱子。既以神亦飄散。如何却有鬼神。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

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致。通於神明。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由此觀之。不唯夫子所說鬼神。乃百家諸子皆共說之。不見聖經賢傳中。盡載鬼神之事。豈無朱子之言乎。朱子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將何顏以入家廟乎。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迹。何人在於地下家廟乎。何人去見祖宗乎。如此者。朱子之欺心妄語。斯可見矣。昔日唐太宗早聞武后欲壞其成法。故欲殺之。袁天罡曰。殺之則再生人。

世怨怒愈深。太宗然之。故令為尼。建立感業寺。處之
出。劉三吳細鑑。唯通鑑略之。天罡謂再生人世。怨怒
愈深。朱子謂形朽滅。神飄散。兩家之言。天地懸隔。孰
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豈衆人可同日而語哉。
又司馬溫公與元城劉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獄。且
夫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設此。有理有迹。推其理。俾
人易惡向善耳。論其迹。則實有地獄也。且鄰衍謂天
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弗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溫公動容而
厲。自此教佛。復引古德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

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誠哉是言也。今將一喻
以破多惑。諸仁者。汝等有夢否。曰。有。夢曰。夢中曾受
苦樂否。曰。曾受苦樂。余曰。受苦樂之時。要見是身受
耶。神受耶。或曰。身卧於床。豈是身也。曰。元來是神受
耶。地獄之苦。皆是鬼神受之。實非形體也。在生夢中
尚有苦樂。况死去而無地獄乎。若聽朱子之言。反累
後人入地獄也。何則。若有不信罪福之徒。使其放縱
造惡而墮地獄。却不是反被朱子之害也。朱子故排
佛氏。謬出此言。而惑其衆。是以不足信也。明矣。噫。胡
子不懼地獄。偽造崇正之辯。誹謗大聖。誑惑迷人。今

自他同入地獄可悲也。哉嗚呼。牢獄有作者去受地獄。有亦是作者去受。我不作牢獄之罪。不受地獄之刑。不造地獄之業。不受地獄之苦。豈可執其已見。斷其無也。或曰。如是如是。何以修持。不墮地獄。一元曰。汝等堅持齋戒念佛參禪。果證菩提。高超極樂。依此而行。非但地獄不去受。天堂亦不去受也。

地獄輪迴異類說

出儒典

四九

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有人引至閻羅王所。王問。一生以來。作何福業。荅云。家貧無力。可營功德。唯持金剛般若。王聞。合掌讚言。善哉。功德

甚大。即放還生。使人引至南門首。見周武帝在門側房中。三重鉗鎖。喚昌云。卿既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以辨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為營功德。俾出地獄。及出門外。見大糞坑。有人頭髮上出。問引人云。何人也。引人荅曰。此是秦將白起。罪猶未了。昌歸得活。遂奏其事。勅天下僧尼。為周武帝誦金剛經。設大供。仍入隋史。感應賦載。庾信墮地獄。為九頭龜也。緣庾信在世為人。故將浮詞。誑語。排斥佛氏。以致感報如斯。悔之晚矣。名臣言行錄。載王荆公子名雱。所為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

死後荆公彷彿見雩。荷鈇枷立于門側。由是捨宅建寺。為雩追冥福。脫其苦難。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
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為無有何其未
之思也。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
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幼即病目。醫療不效。竟眇
一目。是為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
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
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又不見事
文類聚。蒙求等書。羊怙識環鮑靚記井。向靖女亡而
再育。問父母以求刀。文澹幻質以還生。說香囊而驗

父。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迴之說。乃以釋氏
輪迴之說為非。何其不察之也。地獄輪迴之說。前既
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為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
一。隋書李士謙曰。鯀化為能。如來切杜宇為鷓鴣。褒
君為龍。牛哀為虎。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
武為鼈。鄧文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嗚
呼。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初為此說也。洪邁云。
親見殺猪羊者。臨終卧地作猪羊鳴。古人謂至暴化
為虎。程子謂親見村民化為虎。自引虎入其家。食其
猪。古今此類甚多。世人猶不信矣。莊周曰。萬物出於

機入於機。賈誼曰：化為異類子，亦何足患。孔子曰：原始及終，故知生死之說，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為異類也。玄宗直指云：人用禽獸心，死必為禽獸；生用人天心，死必歸人天。此乃不易之理也。何謂無輪迴？靜齋學士云：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由是推之，則三教皆言此事。豈可以目前未見而不信也？故佛以慈悲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為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輪迴，歸于淨土，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眾生也。吁！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哉。

辨明升降託胎

五十

或曰：釋氏言投胎託生者，言升降輪轉者，此等之言，誠為可惡，詎可信之？世間愚夫愚婦，被他所惑，讀書智者，不被其惑哉？一元曰：子是博覽智人耶？或曰：然。一元曰：子是智人，必能窮通萬物之理，乞將二事剖斷之。或曰：懷胎生產之事，必從夫妻交感而生，焉有外來投託者？縱然有之，要見從何處來，從何處入，所言投胎託生者，決不可信矣。所言升降輪轉者，實無

此事設使有之何不人生其畜畜生其人只見人生
人畜生畜焉斷此二事必不可信一元笑曰子既稱
為智者不應自昧其心山僧雖是愚陋不被子之所
瞞或曰師若達理何不為我詳說之一元曰然吾語
汝汝當諦聽焉子言投胎託生皆從交感而有世間
無子之人多娶妻妾以交感而終身竟無一箇兒女
者何耶要知投胎託生必假內外因緣方得成就云
何內外因緣本人宿業為內因父母遺體為外緣內
外因緣和合而有若無宿業自因終不託胎何以故
父母猶如水土神識猶如種子若無種子決定不生

乎不信有外來投胎之事設使有之要見從何處來
從何處入我今再將喻法為子決疑譬如人在深房
閨閣之內有花香從外而來其人聞之宛然可見且
花香亦有形相亦不隔礙時風送來為自然耳神識
投胎亦復如是况神識亦無形相亦不隔礙業風吹
來亦自然耳猶如人之妄想有甚隔礙亦如夢中之
事與覺時則同况夢中無形相亦不隔礙皆為自然
耳神識投胎亦復如是要知胎腹與屋舍不別神識
投胎如人進屋乃自然耳或曰屋舍甚大胎腹極小
奚能藏得身乎一元曰神識乃是無相之靈性靈性

能大能小。大則無邊際。小則看不見。入胎腹不以為小。入屋舍不以為大。此乃自然之理。何必懷疑。子又言人生人。畜生畜。馬有升降輪轉之事乎。設使有之。何不人生其畜。畜生其人。此之無知之言。愚癡極甚。譬如士之求官。必從官求。離官而得者。無有是處。且夫人形是一。欲為三教百家之業。必須各從其類。而得之。離類得之。無有是處。亦如神識是一。皆由造作不同。遂使投胎有異。投人胎則為人。投畜胎則為畜。豈可言其人生畜。畜生人哉。亦如水性是一。落在諸處。因處得名。又如金性是一。造作衆器。因器類相神。

靈升降託胎。亦復如是。或曰。師言明矣。一元曰。復有
多種受胎。不及盡述。二事之義。略說如斯。所言成形
之事。非止胎生。亦有卵生者。濕生者。化生者。子讀儒
書。人倫一界之事。尚識未盡。馬能識十界之事乎。或
曰。何為十界。一元曰。佛界。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
界。人界。脩羅界。餓鬼界。畜生界。地獄界。總名四聖六
凡。共成十界。若神識作佛業。生佛界。作菩薩業。生菩
薩界。作緣覺業。生緣覺界。作聲聞業。生聲聞界。作天
業。生天界。作人業。生人界。作脩羅業。生脩羅界。作餓
鬼業。生餓鬼界。作畜生業。生畜生界。作地獄業。生地

獄界所謂神識無定。隨業受報。不見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豈不然乎。子欲明大理。必須閱藏經。究本性。方可稱為博學。有智之人。慎勿以管見窺天。反謗吾家之大法。或曰。余雖讀書。實未能達此之理。今幸尊師開示。如闇得燈。如貧得寶。一云曰。切不可執着。小知小見。誤却你生死大事。還要修持淨業。願出苦輪。先德云。世有才人文僭絕。可憐不遇空王說。幾多枉負聰明心。到底生死打不徹。誠哉是言也。嗚呼。吾以復引因果。勸子回頭。昔有僧明琛。通內外學。能畫蛇。作常山蛇勢。

并作蛇論。生身變為蛇。李伯時畫馬。作打鞦韆馬勢。活現馬形。驗此二事。顯明念佛定成佛。求生淨土。定生淨土。子何不以此念佛為心。求生淨土哉。或曰。謹遵師命。當以修持禮敬殷勤。辭謝而退。

辨明梁武定業 丞相張商英解 五一

或曰。梁武一生奉佛。後致亡國喪身。何也。無盡曰。不明定業之人。誠為可愍。昔日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

今有心憤憤口悻悻聞佛以冠雙髻見僧如蛇虺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為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

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錁馬麥之報况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為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頓力有待於後世乎梁武壽高八十有六不為不多以至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

災召福者梁武自繆耳。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為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迹。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田之為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為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訶般若波羅密者。過信泥迹。而不能權宜適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追將兵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則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勳傳。中平

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童等寇亂隴右。扶風宋臬為守。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又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識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誌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

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鄭璞亦自知其不免，况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

辨明東西界域

五二

客問妙明禪師曰：佛教是夷狄之法，我中國不宜法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且吾子曩時學二帝三王之法，習六經諸子之書，今更舍之，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微妙之旨，亦

嘗出此語，與子所見不相遠也。今則不然。若子只知禮樂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燭火之照，而未觀日月之明也。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意有所主，理非決然。且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大禹生於石佃，日磬出於蕃，由余出於戎，季札出於蠻，此三聖三賢皆生於夷狄，豈可以夷狄而不法之也？且太康、周幽、君之荒者也，石趙、嬴秦、君之暴者也，趙高、李斯、臣之佞者也，侯景、宇文、臣之悖者也。此四君四臣皆生於中夏，豈可以中夏而法之也？昔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知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夫如是。非聖賢拘於夷夏。而人自夷夏耳。且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齊之北。以此觀之。齊魯漢魏之地。未必為中也。若此以彼為西戎。彼必以此為東夷矣。而又且孰為其中耶。自高天之所覆。厚地之所載。山川之廣。邦域之多。不可以億兆而記。又焉知此為中乎。彼為邊乎。佛以百億日月世界如一芥子。况一日月之小世界乎。語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吾是以尊其大而學之。譬如大海一滴。味具百川。出世之道。頗知。則世間之道不勞而得矣。

辨明三教經典

五三

客又問。妙明曰。至寶光而不華。至辭慤而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製六經。不過數萬餘言。老子說道德經。不過五千餘言。今見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所堪能。蓋繁而不要也。妙明曰。牟子云。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夫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摩天之翼。不居萑葦之莖。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剖蚌蛤之腹。求明月之珠。採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必難獲者。何也。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

也。故萬斛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於
流泉。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茅茨。尋尺之棘。安能負於
廣廈。故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勝劣。物有輕重。德
有厚薄。道有淺深。法有權實。機有大小。所處之分。未
有乖也。且佛之經也。前說億劫之事。後道萬世之要。
至於無始永萌之前。二儀肇形之際。其遠不可推。其
事不可紀。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於廣
大之外。剖析其窈渺之內。以至高天無極之上。厚地
無極之下。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所明既博。文
奚為繁。卷萬言億。亦未足為多。何不要之有耶。豈特
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為得矣。譬如渴人飲海。飽
而自足。焉知其餘哉。今人皮膚之學。偏要排佛。統讀
數十卷書。心忿忿然。遽以排佛為急務。嗚呼。世人力
排佛教。猶側一掌以翳日光。抱一石而塞巨浸。其於
功也。不亦勞乎。

辨明三教至道

五四

如是我聞。諸佛蓋為一大事。因緣入山修道。證果度
生。後之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此一人事
也。亦以深隱山居。思惟此事。有客至而問曰。師居於
此。為何事乎。一元曰。學佛道也。曰。佛道之理。可得聞

乎。曰。恣汝所問。吾即答之。客曰。釋道二家之法。本異。端師何以學之。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客曰。道之虛無。釋之寂滅。豈不是異端也。余笑而反問曰。子曾讀虛無寂滅之書否。客曰。異端之教。不足觀也。曰。彼書尚未能讀。焉識異端之道乎。非是教之異端。自是仁者執異端也。使仁者若知孔子。則知佛老。因不知孔子。則反謗佛老矣。不聞張無盡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客拜而再問曰。三教至道。俱可聞乎。答曰。聞可聞。唯恐不能行也。若能行持。可以為孔子。可以為老子。可以成佛矣。若聞而不信。信而不

行。猶畫餅之不充飢也。客曰。師今說之。我當行也。一元曰。三教至道。但是一心。心者人之本源也。釋云。心是法中王道。云。心是衆之王。儒云。心是人之主。一切諸法。皆不出於心也。王不動。萬姓自安。心不亂。諸邪不起。正所謂心有主。則能不動矣。釋云。心地法門。非在舌辨道。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儒云。說不如行。行不如到。俱要終窮至實。畢到斯源了。義還宗。隨流赴感。故孔子以寂然不動為體。感而遂通為用。佛以定為躰。慧為用也。老子以虛無為體。妙有為用。亦此意也。嗟呼。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

心當時聖門顏子。號為且體。蓋平生力量。只道得箇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提摸未著。而
聖人分明八字打聞。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
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而
諸弟子自蹉過了。亦如佛說法華經曰。此經開方便
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何以
故。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切聲聞緣覺。所不
能知。一切諸大菩薩。亦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
嗚呼。三乘賢聖。尚不能測其佛智。况凡夫。而能測度
哉。凡情欲測佛智。如取螢火燒須彌山。全無交涉。但

徒勞袖爾。不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廣則包羅法界。窄則纖芥難投。用時則萬境全
彰。放下則一塵不立。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魔外
心寒。人天膽喪。如斯至道。豈文字語言而可測也。不
見華嚴的意曰。法界之寬。太虛莫能喻其量。一真之
妙。千聖安可齊其功。即此用離。此用奮。然角虎之威。
明頭來。暗頭來。矣。鉄牛之勢。擲大千於八方之外。
非正非偏。納須彌於一芥之中。不迫不隘。謂其空兮。
全真獨露。謂其有兮。纖跡不存。二乘蔽聞。不能窺其
涯。淡登地菩薩。未能了其圓融。唯上根上機。頓悟於

一時一刻彼小乘小器更修於多劫多生如此者豈
凡愚淺見之可測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道云視不
得見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又云道難說須
當目悟法可傳道不可傳也。儒云視不用目聽不用
耳離耳目之用自然得。又云道本無言言生理喪
若將聲色化民是為末也。深推三教至道皆不在乎
傳受文字也。莊子云使道之可傳人莫不傳之于孫
道之可獻人莫不獻之君親其不可傳獻者無他中

無主而外無其證也。又云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及見寂無一言及出子路怪而問曰夫子欲見溫伯
雪子久矣緣何無一言乎。孔子曰此人目擊而道存
不可以容言音矣。要知夫子之道實是超出言語非
類今之世人只工文字而不修道德但要人爵而不
修天爵不見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又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云德行本也文藝末也
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
已矣。昔者齊桓公讀書於堂上有斷輪者告曰公所

讀者古人糟粕也。不得真醇之味。亦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奚拘於文字語言乎。從上三教聖人。本是無言無說。只為後人迷失真智。不得已而開箇門戶。與後人也。惜乎後人行。是誰之咎。歟。佛眼遠和尚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昔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辨。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則未極其奧。須用真參實悟。悟則超然卓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哮吼。百獸震駭。回觀文字之學。何啻以十較百。以千較萬。

也。諸仁者。况以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深可痛也。於戲。今生不了。永入輪迴。朝若得聞。夕死可矣。仲尼言。欲學至道。須當絕念於未萌。治心於未起。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老子言。欲得至道。須離見聞覺知。忘心忘境。直要忘忘。忘無可忘。斯為真忘。能言者。欲入至道。須離作止任滅。若說有覺。猶未離幻。離遠離幻。亦復遠離。一而三。三而一。皆此道也。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曰。無相。無名。無能。無所。釋曰。無我。無人。

無憎無愛是故三教聖人皆不越這箇道理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禔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斯乃真般若之妙道也。列子云。是以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常昏。不仁者。施恩不望報。常昏者。照而無心也。無為而治者。亦如是也。孔子教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為孔子也。老子教人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能推此理而行。可以為老子也。佛氏教人廣行。

慈悲願力之道。大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大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大願者。願衆生成正覺也。大力者。度衆生出三界也。能推此理而行。可以成佛也。夫至道者。如秋月之流空。若閑雲之出岫。赤洒洒。活鱗鱗。圓陀陀。光燦燦。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者也。今以略說三教至道與汝知之。若談妙理。窮劫說不盡也。吁。聖人空費老婆心。知音不在頻頻舉。吾勸仁者。同發佛心。同修佛道。同生佛國。同成佛果也。客稽首而退。謝曰。信受奉行。

辨明三教優劣勸修淨土論

五五

或問曰。儒釋道三教。有同異否。有優劣否。一元曰。亦同。亦不同。亦優。亦不優。或曰。師言何謂也。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即優。小機者執之。即異。即劣。總從一性上起用。只是機見差別。有同異優劣也。或曰。同異優劣之理。可得聞乎。曰。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無盡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遠則遠矣。師曰。佛以梵釋為凡夫也。餘可知矣。公乃擊節而歎曰。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佛以梵釋作為凡夫。始知佛是聖中之聖。天中之天。無上法

王。正等正覺。昔時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仲尼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豈不見書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中至尊。無非玉帝。玉帝比羅漢。猶吏比進士。况佛乎。佛是菩薩。緣覺。聲聞之師。是為聖師也。又問。仙道比佛道何如。答。神仙尚受玉帝所轄。豈可比於佛也。况以仙道難修。又有墜落之日。佛道易學。永無退轉之時。楞嚴經云。世有十種神仙。俱不曾修正覺。報盡還墮。諸

趣。若。要。出。死。生。超。凡。聖。唯。佛。道。爾。昔。日。釋。迦。讚。弗。沙。佛。云。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是。也。又。不。見。列。子。云。商。太。宰。問。於。孔。子。夫。子。聖。者。歟。孔。子。曰。丘。只。博。學。多。識。者。聖。則。何。敢。然。三。王。聖。者。歟。答。曰。三。王。乃。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五。帝。聖。者。歟。答。曰。五。帝。乃。任。仁。義。者。聖。則。丘。不。知。上。古。三。皇。聖。者。歟。答。曰。上。古。三。皇。乃。任。因。時。者。聖。則。丘。不。知。太。宰。又。問。曰。然。則。孰。為。聖。者。歟。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正。所。謂。森。羅。萬。

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心。而。極。心。也。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是。心。之。異。號。耳。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云。塗。之。人。可。以。為。禹。崇。不。輕。菩。薩。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是。人。人。可。以。為。聖。賢。人。人。可。以。作。佛。西。方。淨。土。乃。要。捷。門。庭。無。人。不。可。以。修。不。拘。僧。俗。而。只。要。辦。心。本。無。男。女。而。何。須。著。相。未。明。人。妄。分。三。教。了。得。底。同。悟。一。心。且。夫。聖。人。之。心。正。而。已。矣。聖。人。之。教。善。而。已。矣。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

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實也。夫大道者，唯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生靈之大本也。是故學者，只宜背塵而合覺，不可認假而迷真也。諸仁者，儒非定儒，道非定道，故知皆可成佛，非唯三教可成，乃百家諸子盡可以成也。人何為而不修乎？輕淨土而不生乎？或曰：但了自己生死，何須苦惱勸人。余曰：不然。豈不聞如來出世，無一法不是利生。菩薩修行，肯纖毫而為自己。此法門人，若知之如已知之，豈不快哉。

人若不知如已不知，豈不痛哉。華嚴經云：非衆生請我發心，我自為衆生作不請之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推已及人，仁者之心也。若止於自修，則是聲聞之徒，名為小乘。猶如車乘之小者，僅能自濟而已。蓋佛所謂斷佛種者，也能廣勸人者，名為大乘。菩薩猶如車乘之大者，人我兼濟之謂此。獲無量福報，所以能至佛地也。十方恒河沙數諸佛，皆并讚歎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謂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也。其功德如此，可謂至矣。故大慈菩薩勸修偈云：能勸二人修，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福德已

無量如勸百與千名為真菩薩。又能過萬數。即是阿彌陀。由此觀之。則西方之說可徧天下。苦海衆生可盡生淨土矣。若見一人退惰。則協力提携。一人捨凡。則遍相照顧。雖不能弘教利物。亦可以溫故知新。豈不見施人一錢。人稱受惠。益人一語。彼豈無知財施。則濟人之貧。食施則濟人之命。法施則令人出世。功德詎可比倫。財施如燈。止明小室。法施如日。徧照大千。恪法而不勤修。累劫沉於黑獄。推己而行化導。現生則是阿彌。散與運慈。遍相勸發。以斯悲願。結此淨緣。拔滯溺之沉流。拯昏迷之失性。齊登樂土。圓報佛恩。可謂未度者令度矣。

辨明三教聖人前後降生頌

五六

三教法數云。周昭甲寅第四帝。釋迦降誕。迦維衛穆王壬申五十三。如來八十歸真。際滅度一千八十年。教流漢明永平世。佛先四百二十二。老子方生定王世。佛先四百七十七。孔子靈王時誕質。為報勞生稚子知。鼎分三足還歸一。

上文按佛法金湯編校正云。昭王康王之子。二十六年是甲寅。有云九年甲寅者。有云廿四年甲寅者。皆非也。穆王昭王之子五十二年。壬申者亦非也。

辨明精氣神

五七

玄宗直指云。戒以養精。定以養氣。慧以養神。一元曰
悟。入自識。元精。元氣。元神。迷人妄認色。身上精氣神。
大愚大錯。怪執苦執。豈不見張紫陽說精氣神者。先
天地之元精。元氣。元神也。元精。非淫泆之精。元氣。非
呼吸之氣。元神。非念慮之神。癡人不曉此意。喚甕作
鐘。眼既不明理。亦不達矯誘他清信之士。一向在臭
皮袋上造作。昧却一真佛性。展轉輪迴。妄言此是修
行。實可悲也。吾以忝為佛子。豈可懷寶迷邦。宜當開
下未來。共入菩提正路。精者。本來元精也。戒也。純一
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此乃是清淨法身也。清淨

法身者。即是汝之性也。氣者。本來元氣也。定也。寂然
不動。具足無量妙義。此乃是圓滿報身也。圓滿報身
者。即是汝之智也。神者。本來元神也。慧也。感而遂通
具足恒妙妙用。此乃是千百億化身也。千百億化身
者。即是汝之行也。又謂之法身般若解脫。又謂之戒
定慧。又謂之一體三寶。邪迷之人。將淫泆之精。喚作
佛寶。將呼吸之氣。喚作法寶。將念慮之神。喚作僧寶。
此等迷流。瞞人瞞己。誤自誤他。非但賺度後人。是亦
輕誣先聖也。切戒諸人。不可錯解。古人錯一不落字。
猶作野狐五百劫。豈可將如來正法。作為魔家毒藥。

其罪可恕否。此等邪師入地獄如箭。夫勸後之學者
記取記取。珍重珍重。

離相顯性往生淨土說

五八

或問曰。女人念佛得生淨土否。一。元曰。是何言歟。鸚鵡念佛尚得往生。況於人乎。或曰。女身有十惡云。何便得往生。一。初生父母不喜。二。舉養視無滋味。三。心常畏人。四。父母憂嫁。五。父母生離。六。畏夫喜怒。七。懷產甚難。八。小為父母檢錄。九。中為夫主制禁。十。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又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

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答曰。若論相說。果乃有之。若言性宗。都無此事。當時龍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刹那成佛。豈在男女老幼之相乎。禪宗會下許多女人。現世明心見性。成佛作祖者。何況身後往生乎。汝定執女相為實者。甚矣不達性理也。不達性理。却是女人。會得性宗。非男非女。大般泥洹經云。若有男子。不知自身有如來性。世間雖名男子。佛說此輩是女人也。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有如來性。世間雖曰女人。佛說此等是男子也。不見宗鏡云。四大之身。見有生滅。男女之相。而靈覺之性。實無生滅。男女之相。

歸元直指 卷下
汝今悟此性名為長壽亦名如來壽量亦名涅槃妙
心。又云凡有心者悉皆成佛。如今行是佛行坐是佛
坐。故云阿鼻依正。全處極聖之日心。諸佛法身不離
下凡之一念。裴國相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
必同體。正所謂蠢動含靈皆具佛性。况女人乎。問既
具佛性蠢動含靈何不成佛去。却在輪迴受苦乎。答
只為當時著相迷性。背覺合塵。造作種種惡業。今墮
異類受苦。蠢動含靈且置而弗論。今時得箇人身者。
尚不肯齋戒念佛求生淨土。反教異類成佛乎。或曰。
多有善知識見女人齋戒念佛者。皆願他女轉男身。

果世修道。一說何如一。九曰此等善知識濫叨知識
之名。而不達知識之理。實乃癡迷。不知維摩經云。舍
利弗與一女人曰。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
來求女人。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
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以為正問。不。舍利弗
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
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
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
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
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

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如此者。真如性中。豈有男女之相耶。况法華經中。專記女人。生極樂世界。豈不其然乎。又往生傳載女人。生西方者。不勝其數。知識何不知識焉。

身雖出家。不求淨土說。

五九

天如和尚云。近世有等出家者。雖云離俗。俗習不除。盡曰出塵。塵緣不斷。經教固不知。參禪又不會。心猿亂走。意馬奔馳。作隊成群。打開過日。非但虛消信施。

亦乃埋沒。已靈眼光落地之時。路頭白甚。處去正是青天白日。爺孃不識。未證謂證。未得謂得。實乃徒入空門。虛生浪死。噫。問君出家。因甚麼事。為衣食故。貪富貴故。求安樂故。父母捨汝出家。指望超度父母。報答四恩。而今自己尚無靠託。况能拔濟他人乎。有日閻羅老子。與你打算飯錢。將甚抵敵。不落地獄餓鬼。定是戴角披毛。如此出家。可悲可痛。諸仁者。趁此未老無病之前。急早作箇活計。堅持齋戒。念佛誦經。禮讚發願。求生淨土。得見彌陀之後。可以超度父母。可以報答四恩。可以拔濟群生。可以永受快樂。如此出

家方為佛子。嗟乎。又有一等為僧為道者。教他求生淨土。只說功行全無。工夫未到。且求來世再為男子。重復出家。展轉修行。方可生彼。此等退屈下流。愚癡極甚。自迷猶且可。又要賺他人。我且問汝。現今男子出家。不求淨土。更待何生。先德云。今世不得生。一蹉是百蹉。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誠哉。是言也。諸仁者。若論功行工夫。要成佛者。且待彌勒下生。千佛出世。若言九品法門。求生淨土。一念信心。彈指可到。何以故。仗佛力故。不見蓮宗寶鑑云。信餘門學道。如蟻子上於高山。淨土往生。似風帆行於順水。

彌陀接引。直趣菩提。聖提携。高。三界上品。即登佛果。下生猶勝天宮。普請勿疑。同修不退。又不見決疑論云。人身難得。淨土易生。何以故。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五戒清淨。方得為人。况以五戒難持。亦無頭力。攝受此。所謂人身難得也。修淨土者。未必持戒全與不全。但念阿彌陀佛名號。縱有罪業。亦許懺悔。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各有願力。共來接引。攝受此。所謂淨土易生也。十六觀經云。至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五逆十惡罪人。臨終十聲阿

彌陀佛亦得往生淨土。况出家齋戒念佛而不生乎。嗚呼。如此捷徑法門。只是無人信受。若不信受奉行。出家有何益矣。

裴相國身心虛偽說

六十

唐相國裴休曰。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為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散。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衆從無始來。常認為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或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真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即菩提心體也。捨此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若。為丈夫者。豈不羞哉。

龍舒居士媠殺說

六一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此二者。皆造業之所。殺生以資口腹。非造罪而何。媠慾以喪天真。非造罪而何。况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媠慾多。媠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

類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媮慾。若能節媮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麤糲亦自美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也。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瘡絕。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校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并膿血。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媮慾矣。果了得此二者。在生何由有疾病。夭折。身後何由有地獄畜生。修淨土者。實當謹戒於此。

理事圓頓說

六二

天直佛不從外來。一切衆生各各具有。但由虛妄流轉。二障覆蔽。不能了知。故菩薩修六度萬行。證大圓覺。於無分別智照真如理。於金剛道中。斷盡煩惱。所知二障。於解脫道中。顯出清淨法身。如用藥磨鏡也。永明壽禪師云。心為法界之宗。一切諸法。心為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大灌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心。桐江瑛法師云。心為心焉。本自天然。卓爾獨立。湛寂孤堅。妙中至妙。玄中又玄。無來無去。不變不遷。由體明覺。遂生諸緣。鏡

舍萬象。海納百川。收之兮神潛。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變化自在。作用無邊。乃生乃佛。為實為權。迷之則浩浩不返。悟之則了了相傳。釋曰。一法為宗。諸法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源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書云。精一無二。唯精唯一。先治身心。後治家國。經云。常正其心。不事餘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古人云。覺得心放。便是工夫。不怕念起。唯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遽顏可師。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降心成道。萬行俱成。唯心之理。不可忘也。始

知得地。萬物皆生。得理萬行皆成。裴國相云。心者萬物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離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故曰。萬行顯真宗也。宗鏡云。理行相資。闕一不可。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是故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若違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理事兼行。是為大乘菩薩也。又云。若人欲成大覺。必須行乎中道。中道者。不偏不倚也。不偏於空。不倚於有。有亦不着。無亦不空。斯乃謂之中道也。心

賦云。有人要到清涼池。須用目足更資也。清涼池者
圓頓一乘之性海也。有目無足。不得到清涼池。目者
何也。窮其理也。理者何也。一心也。足者何也。行其事
也。事者何也。萬行也。正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
事門中。不捨一法。何哉。要知萬法本於一心。一心具
乎萬法。法即全心之法。心乃全法之心。心即是法。法
即是心。是為躰用不二。理事齊彰。三觀圓修。直入如
來地矣。

為君子說

六三

龍舒曰。人皆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不須為小
人。而必欲為小人。若誠信恭敬。若溫和方正。若推賢
揚善。若隨宜利物。凡此之類。皆君子之事也。為之亦
不難者。人不肯為何哉。若欺詐傲慢。若寵暴諂曲。若
說短揚惡。若縱意害物。凡此之類。皆小人之事也。為
之有何利益。人必為之何哉。為君子。則人喜之。神祐
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永。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
非因君子而失。使不為君子。亦失矣。命有定分。故也。
為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以促。所失
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小人而得。使不為小人。
亦得矣。命有定分。故也。孔子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能審此理。所謂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如是以修淨土。必不在下品生矣。

情說

六四

龍舒曰。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若此之類。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怨。是謂折情。犯之觸之。傷之如生。反生憐愍。愚癡之心。是謂滅情。悟此理。則心地常淨。如在淨土矣。

小因果說

六五

龍舒曰。有修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有坐轎人。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觸類長之。皆可見矣。常如是省察其心。以修淨土。上品往生。復何疑哉。

二天人說

六六

龍舒曰。華嚴經云。人生有二天人。隨人一名同生。二曰同名。天人常見人。人不見天人。此二天人。豈非善惡二部童子之徒歟。人之舉意。發言動步。常念此二天人。見人而能無愧。如此修淨土。則必上品上生。或曰。一人尚有二天人。何天人之多也。曰。一月普現一

切水。豈必月之多哉。

勸修備說

六七

龍舒曰。晝必有夜。必為夜備。暑必有寒。必為寒備。存必有去。必為去備。何謂夜備。燈燭床蓐。何謂寒備。衾裘炭薪。何謂去備。福慧淨土。

寄庫功德說

六八

龍舒曰。予徧覽藏經。即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所費之貲。請僧為西方之供。一心西方。則必得往生。若不為淨土功德。而為陰府寄庫。則是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譬如有人。不為君子之行。以交

結賢人君子

寄錢於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

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過現末三大劫說

六九

藏經云。莊嚴劫。謂之過去。仁賢劫。謂之現在。星宿劫。謂之未來。三劫之中。各具成住壞空四劫。四劫共之。

為一大劫。過去未來且置。而弗論。今言現在仁賢劫。數成劫二十小劫。住劫二十小劫。壞劫二十小劫。空

劫二十小劫。小劫之數。一增一減。從八萬四千歲。增

劫之極為始。過百年。減一歲。減至三十歲時。饑饉災

起。減至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減至十歲。減劫之極為

起。減至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減至十歲。減劫之極為

起。減至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減至十歲。減劫之極為

終。刀兵災起。刀兵災後復過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
四千歲時。為一小劫。成住壞空劫內。各具二十小劫。
二十小劫為一中劫。四中劫共之為一大劫。再言現
在住劫之中。二十小劫。八小劫中無佛出世。至第九
小劫。八萬歲時。減至六萬歲。拘留孫佛出世。六萬歲
減至四萬歲。拘那含牟尼佛出世。四萬歲減至二萬
歲。迦葉佛出世。二萬歲減至一萬歲。釋迦牟尼佛出
世。○第十小劫中。八萬四千歲減至八萬歲時。彌勒
佛出世。彌勒佛後。四小劫無佛出世。至十五小劫中。
九百九十四佛相續出興。出興之後。又四小劫無佛

出世。至第二十小劫。從十歲增至八萬四千歲。住劫
滿。樓至佛出世。本願出增劫。○壞劫時。至大三災起
大小三災事相。盡載上卷龍華三會。覽者宜悉。

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七十

佛在舍城。晨朝乞食。遙見雞足山中。有長者子。名
尸迦羅越。嚴頭洗漱。着潔淨衣。東向四拜。南向四拜。
西向四拜。北向四拜。向天四拜。向地四拜。佛到其家。
問之何為。尸迦羅越言。在此六向拜。佛言。六向拜。此
是何法。尸迦羅越言。父在日時。教我早起六向拜。不
知何為。今父喪亡。不敢違命。佛言。父教汝六向拜。不

以身拜之。汝錯會其父意也。尸迦羅越便長跪言。願
佛為我解此。六向拜義。佛言。諦聽。內着心中。為汝詳
解。其有長者智人。能斷六惡法。便是拜六方。何為六
惡法。一者喜飲酒。二者喜博奕。三者喜早卧晚起。四
者喜請客。五者喜與惡知識結交。六者喜殺生瞞騙
貪愛他人婦女。若能除此六事。即是禮拜六方。汝若
不除。禮拜何益。復使惡名流布。家園不治。錢財耗減。
已身羸憊。善行日廢。遐邇不敬。長者子。當用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遠之。我無量劫來。常親近善
知識。今得成佛。佛復告尸迦羅越言。東向拜者。謂子

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孝敬。定省常令父母歡喜。二
者早起。勅令奴婢作其飯食。勤儉治家。三者代其父
母劬勞。四者當念父母恩德。五者父母疾病。常懷
戚求醫治之。父母視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去惡就
善。二者當教親近智人。三者當教勤謹學問。四者當
為及時娶婦。五者家中所有財產。悉當與之。南向拜
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畏之。二者當依
其訓導。三者所有沆濯。修治當力為之。四者勤學不
厭。五者過後。當以仰望讚德。切勿談其過失。師教弟
子。亦有五事。一者誨人不倦。當令疾知。二者要勝他

人弟子三者欲令知見不忘。四者有疑難處當為說。明五者欲令弟子智慧超過於師。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蒸掃除。敬心相待。三者不得媯心於外。當用。堅守閨門。四者若夫罵言不得應口。作其怒色。所有。教誠當承奉之。所有什物不得藏匿自用。五者侍夫。先寢然後照管。方睡夫視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用遞相恭敬。二者飯食當令稱時。勿使妻惱。三者妻。欲衣服首飾勿違其意。富者盡辦貧者隨分。四者家。中所有悉用付之。五者不得外犯邪色。令妻生疑異。

心北向拜者謂人相處親屬朋友彼此皆有五事。一。者彼此若作惡業當用遞相勸化。呵諫止之。二者彼。此有難有疾當用者顧調和治之。三者彼此有家懷。語不得為外人說。四者當用各相敬歎。不斷往來。或。時觸突不得惱恨。五者彼此貧富不等當用扶持賑。濟所有美物當用分送。向地拜者謂家主視奴僕使。婢當有五事。一者先用知其飢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為呼醫治之。三者不得妄鞭撻之。當用審。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恕不得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令平等。

勿得偏心。奴僕使婢。事主亦有五事。一者當用起早。勿令主呼。二者所應作者。當用上心。勿勞主使。三者當愛惜主物。不得棄捐。作踐。四者主翁出入。當用小。心迎送。五者只宜稱譽主翁。不得說其過惡。向天拜者。謂人供養沙門。善知識。當用五事。一者以真實心向之。二者恭敬承事。不以為勞。三者數問道理。四者應聞思修。五者請決念佛參禪之旨。晝夜當勤。沙門善知識亦以五事開示其人。一者教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定心。智慧。二者教之威儀禮節。勿令放肆。三者教之言行相顧。寧使少言多行。不可少行多言。四

者教之勤禮三寶。悲愍眾生靈。五者教之回向發願。求生淨土。得菩提道。復度群情。如是行之。名為敬順。父命禮拜六方。若不如斯。縱拜無益。爾時尸迦羅越。即受五戒。殷勤禮佛。佛以重說偈言。○雞鳴當早起。被衣徐下床。澡漱令嚴潔。兩手奉香華。剔燈換淨水。供養佛法僧。合掌恭敬禮。發願報四恩。六度法門中。一一當修學。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昏沉。定心度散亂。智慧度愚癡。光陰不待人。勤行莫放逸。生老病死苦。人命不久停。况復臨終時。無親可恃怙。無處可隱蔽。無藥可救治。天福尚有

歸元直指 卷下
盡人福有幾長。父母妻子居盡如寄宿客。夜裏共安身。天明各消散。無常亦如是。預辦佛資糧。况以六道中。輪迴無暫已。今幸得人身。復聞深妙法。自行當化他。彼此俱利益。六度為舟船。能超生死海。極樂阿彌陀。願力不思議。接引上金階。親受菩提記。四衆當奉行。應求生彼國。尸迦羅越子。聞佛所說言。踊躍甚歡欣。作禮而信受。

永明壽禪師警世文

七一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之流。受橫豎飛沉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者。如瓜

上之土。縱得人身。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為男子。癘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亦有多般之苦。何則。處恐畏世主。立濁時。以肉為身。以氣為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中橫夭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極耳。順世間亦是鮮矣。脫得古希之壽。猶似童稚無知。不思返照。回光但識好生惡死。嗚呼。假若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笑。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

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慮漂沉。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追我神靈。有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僑倨。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體。熱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飢則羸我腹。驚則懾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歡。疎則生我恨。害則殞我軀。愁則結我腹。乃至遇境生心。隨塵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孤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崇其業。扇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睽其真。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念念燒煮。步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刹那在世。須蘊仁慈。積功累德。齋戒念佛。願往西方。依此修持。乃能脫苦。可謂高超三界外。諸苦不相干。

圓修淨土決疑論

出藏經

七二

或曰。自性彌陀本具。唯心淨土現成。何須念彼佛而求生他土乎。若是念佛求生。反捨方寸之近。而求十

萬億刹之遠。豈不謬哉。一元曰。仁者雖說唯心之言。實未達唯心之理。極可為癡迷矣。要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十方諸佛國土。虛空萬象森羅。皆在吾之性中。豈有心外之法乎。不見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如此者。豈以十萬億為遠乎。華嚴經云。一句之內。包十界。以無邊一毫之中。置塵刹。而非隘。李長者云。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毛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豈以十萬億為遠乎。昔時善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刹中行一步。超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

塵數世界。步步過爾許世界。復經爾許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邊際。十萬億土云乎。哉。要見他之唯心。與汝之唯心。是同乎。是異乎。或曰。道無今古。豈有二哉。曰。既然如是。何苦局於方寸裏。是唯心。徧法界。不是唯心乎。觀汝之言。但只隨順我語。實非己之智分。汝能識得妙明心理。不墮偏枯。又不執參禪以為是。又不謗念佛以為非。要知參禪亦是唯心。念佛亦是唯心。參禪為了生死。念佛亦為了生死。參禪念佛。其理是同。若說念佛不是參禪。亦非禪佛之理。既不通。唯心之理。亦窒塞焉。可妄稱悟達唯心耶。唯心淨

土者常寂光是也。真達寂光之人。亦不執此。亦不着彼。在在是西方。處處為淨土。能令大地作黃金。能攪長河為酥酪。舉一音而皆是圓音。行一事而無非佛事。若到這般田地。除非能知。餘無知者。不見法華經云。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况我輩下劣凡夫乎。若達寂光之境。則一法不可得。有何淨土可生。不獨無淨土。而自心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况可又執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哉。固雖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人人本具。未到此地者。不許說此話也。我又反問於汝。汝

見娑婆世界。是黃金七寶蓮華乎。是坑坎瓦礫荆棘乎。一切六道四生。三塗八難。是諸佛受樂乎。是衆生受苦乎。彼阿彌陀佛國土。不思議。光明不思議。壽量不思議。慈悲不思議。願力不思議。神通不思議。智慧不思議。三昧不思議。辯才不思議。分身不思議。說法不思議。度生不思議。依正二嚴。種種具足。汝等今具足乎。未具足乎。若其未也。速須至誠禮佛念佛求生淨土。何則。執偏迷而修者。如跛足人行陸路。一日不過數里。禮念往生。如乘船入水路。加以風帆。須臾便是千里。亦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

非是自力。輪王力也。又如世人在官難中。若自無力得脫。須假有力之人救援。若人牽拽重物。自力不任。須假衆他之力。方能移動。禮念求生淨土。亦復如是。●永明壽禪師云。且禪定一法。乃四辯六通之本。是華凡蹈聖之因。攝念少時。故稱上善。然須明沉掉消息。知時經云。如坐禪昏昧。須起行道念佛。或至誠洗懺。以除重障。策發身心。不可確執一門。以為究竟。有念佛誦經而得度者。有持戒說法而得度者。有苦行勤勞而得度者。有禮佛懺罪而得度者。有見佛光明而得度者。有供養三寶而得度者。有粧塑金容而得

度者。有彩畫佛像而得度者。有布施行善而得度者。有勸人念佛而得度者。有戒殺放生而得度者。有一心聞法而得度者。是知無邊教網。了即歸真。塵沙度門。入皆解說。譬如涉遠。以到為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故法華經云。乃至散心念佛。小音讚歎。指甲畫像。聚沙為塔。漸積功德。皆成佛道。況明了一心。兼修萬行。而不成佛乎。諸仁者。欲識圓頓修行道理。須看華嚴法華二經。不達圓修。徒稱佛子。故慈愍三藏云。聖教所說。正禪定者。制心一處。念念相續。離於昏散。平等持心。若睡眠覆障。即須策勤念佛誦經禮拜行

道講經說法教化衆生萬行無廢所修行業。回向往生西方淨土若能如是修習禪定者是佛禪定與聖教合。是衆生眼目諸佛印可。一切佛法等無差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盡說念佛是菩薩正因。何得妄生邪見矣。今時有一般顛頂人。經教又不明玄關。又不透因果。又不知罪福。又不懼也要粧箇大漢子。做箇善知識。圓修道理不通。只說禁口不語。聾瞽後學之徒。盡陷黑山鬼窟。見人拜佛念佛。誦經講教。廣行殺善。反言着相修行。轉求轉遠。不如執箇念頭。逼氣努力。即是現成自己彌陀。何必求生他方淨土。比籌

之人。可悲可痛。可憊可笑。美則甚美了。則未了。余知鈍根凡夫。參禪不是昏沉。便是散亂。一日不知幾多妄想。幾多昏困。縱遇得力之時。還有意識現起。及乎出期之後。仍復攀緣附物。依前染着塵勞。口談是非。心存憎愛。如此參禪。莫說彌勒下生。要了明千佛出世。已盡未有了日在焉。可便說現成自己彌陀。不必求生西方淨土。此等盲人。如庶民稱國王。自取誅滅。○又有一等愚夫。雖進禪堂參學。門路不識。三毒不除。見他勝進。便生嫉妬。自不能行。不能隨喜。不識普賢行願王。不識萬善同歸集。不識八溢聖解脫門。反

以障人禮佛念佛。障人誦經講教。障人供佛齋僧。障人造毀立像。障人布施結緣。障人廣修衆善。如此賊人。假佛衣穿。偷佛飯喫。實乃外道波旬。地獄種子。且夫雲光法師。又能說法。又能入定禪定。不計歲月。世之以為希罕。只因貪瞋不斷。徑墮奔牛。况我輩昏散。參禪。反輕拜佛念佛。擣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天。人間以為希有。只因障礙不斷。後墮飛狸。障礙塵境尚如此。可障人拜佛念佛哉。善星比丘。能說十二部經。獲四禪果。因狎邪友。一向着空。妄言無佛無法。無有涅槃。遂遭生陷地獄。永入阿鼻。我

等可不寒心。速急懺悔。永嘉云。空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着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斯之謂也。○經云。諸佛說空法。為度於有故。若復着於空。諸佛所不化。又云。寧可說有如須彌山。不可謗無如芥子許。何以故。昔有淨命比丘。住於正見。持花供養諸佛。而得授記。又一法行比丘。雖得四禪。住於邪見。着於偏空。反謗淨命法師云。淨命所受諸花。不持供養。而自受用。坐此一言。於六萬世常無舌根。佛言。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得無舌報。若人執一偏空。為是謗修萬行為非。

是人當墮地獄多百千劫何以故。斷佛種故。不見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乃至以一華。供養於畫像。漸見無數佛。豈虛語哉。○像法決疑經云。佛言。若復有人見他修福。及施舍。罵毀之言。此邪命人。求覓名利。出家之人。何用布施。但修禪定智慧之業。何用紛動無益之事。作是念者。是魔眷屬。其人命終。墮大地獄。經歷受苦。從地獄出。墮餓鬼中。於五百身墮在狗中。從狗出已。五百世中常生貧賤。受種種苦。何以故。由於前世見他施時。不隨喜。故豈不見護口經說。有一餓鬼。形狀醜惡。見者。七竅莫不畏懼。身出猛燄。猶如

火聚。口出蛆虫。無有窮盡。膿血諸衰臭氣。遠徹舉聲號哭。東西馳走。是時滿足羅漢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答曰。吾往昔時。曾作沙門。出一惡言。阻他修善。今遭此苦。要脫無門。寧以利刀自截其舌。終不敢阻他善根。尊者還問浮提。以我形狀。誠諸比丘。勅諸弟子。見人修毫髮善事。只宜歡喜贊助。勿令毀透不成。吾墮鬼類。以來。數千萬劫。受苦設使脫得鬼形。復入地獄。爾時餓鬼說此語已。號哭投地。如太山崩。聞斯之說。實可寒心。此鬼出一惡言。尚遭多劫之苦。我等不懼罪福。豈可亂作胡行。毫髮善事不容

毀逆况可障人拜佛念佛哉。佛言障人修善罪無可逃。等覺菩薩如十四夜月。謂有一分無明未盡。猶如微煙亦用禮佛懺滌圓滿無上菩提。况我等業繫凡夫。便輕拜佛念佛。佛尚不棄貫針之福。凡夫可輕拜佛念佛哉。○昔日釋迦世尊口讚弗沙佛身。禮弗沙佛。如是七日七夜。即能頓超九劫。豈以看相馳求為遠乎。拜佛不成佛乎。三千諸佛在凡之時。結為同學法侶。各各異口同音。稱念禮拜五十三佛。皆得一時成道。三千諸佛既如是。十方諸佛亦如是。今人何不效彼修持。反輕拜佛念佛。阿闍世王造五逆罪。後知

禮佛懺悔。就得滅罪證果。憍梵波提昔為牛身。追求水草。右遶精舍。見佛黃金相好。因發一念歡喜之心。遂得轉生成道。况人拜佛念佛不成佛乎。昔有二天帝壽終。一人將入駟腹。一人將墮猪胎。各各愁懼不安。往詣佛所求救。佛令歸依三寶。遂得脫彼苦殃。後奉三寶精勤。復證道果。不見涅槃經云。有人聞常住二字。七劫不墮地獄。况禮念功德乎。正所謂聞名觀相。罪滅河沙。禮念歸依。福增無量。豈可不遵佛祖之言乎。豈容胡行亂作乎。○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復獲十種功

德一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眾無畏。四佛所護
念。五具大威儀。六眾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
德。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一拜尚獲如是功德。况
多拜乎。不見法華經云。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
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
無上道。廣度無數眾。豈虛語哉。○十六觀經云。至
誠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
逆十惡之人。臨終十念阿彌陀佛。尚得往生淨土。况
齋戒久達念佛哉。昔日張善和。一生殺牛。臨終自見
地獄相現。遇僧教令念阿彌陀佛。念未十聲。見佛接

引往生淨土。豈非佛力難思。○地藏經云。若人命
終之時。或聞得一佛名。一菩薩名。或經中一句。一偈。
即是超生善道。徑脫苦輪。若仁者。聽聞尚多利益。况
持念功德乎。○大藏經云。一人以四事極好之物。供
養大千世界滿中阿羅漢。或支佛。所得福德。不如有人
合掌。一稱佛名功德。百千萬億分。算數譬喻。所不
能及。一稱佛名功德。尚爾。况念念不絕乎。不見法華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虛語哉。○業報差
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障。二
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二塗息苦。五外殼不入。六

心不散亂。七勇猛精進。八妙四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
往生淨土。念佛誦經。既得七佛。馬可言其着相。馳求
乎。輕微小事乎。○上古明明高僧。多有專持華嚴經
者。專持法華經者。專持阿彌陀佛者。皆得往生淨土。
直至成佛。豈以誦經念佛云。四小事乎。為着相乎。昔有
一婦人。常念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乘
此四句之功。亦得往生淨土。况誦全部而不生乎。曇
翼法師。前身為雉。聽得僧人誦法華經。便得轉生為
僧。成道。况人誦經說法。而不成佛。昔有一鸚鵡。二劬
鵠。念阿彌陀佛。尚得往生淨土。况人念佛而不生乎。

○或曰。有何憑據。一云。曰。汝不知阿彌陀佛發願偈
云。我至成佛時。名聲超十方。人天欣得聞。俱來生我
刹。地獄鬼畜生。亦生我刹中。豈虛誑哉。金剛科儀云。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獅猶護金剛經。十千遊魚聞佛
號。化為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蟒聞懺以
生天。龍聽法而悟道。彼物尚能領悟。况人何不回心
或有埋頭喫飯。而空過一生。或有錯路修行。而不省
這意。如此者。豈以講經說法為小事乎。為無功乎。不
見法華經云。乃至聞一偈。皆成佛無疑。若有聞是法
皆已成佛道。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豈虛語哉。嗚

呼異類聞法尚得證果况人拜佛念佛誦經講教廣
修衆善不成佛乎○略引數則破汝等疑普菴覽華
嚴而悟道永嘉看涅槃以明心圭峰讀圓覺忽意地
開通智者誦法華見靈山未散如斯利益豈可輕其
教法乎讀誦乎法華經云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
界衆生乃至皆得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
得自在具八解脫不如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
喜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聽聞隨喜一偈功德
不可思議况誦持全部乎華嚴感應賦云有人聞得
大方廣佛華嚴經七字若不墮地獄餓鬼畜生脩羅

况持念功德乎昔有一僧專持華嚴天官特來請齋
法師到彼坐定頃臾五百羅漢翔空而集師欲下座
相迎天帝曰今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期
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與小聖下座齋罷便
得飛昇一時超凡越聖又有一僧受持華嚴天帝與
修羅鬪戰特請此僧登座誦經騰空而行即使天帝
得勝脩羅怖走藕絲孔中天帝歡喜欲奉長生之藥
師叱曰無上佛道不修長生豈得不死如此者豈以
誦經為小事乎西域記云有一梵僧手轉華嚴洗手
之水滴蟻身上蟻子就得生天佛在世時迦羅池中

有一蛤子。聞佛說法。亦得生天。豈以看經講教為無益乎。念佛不生淨土乎。○再引幾則。決疑作證。十方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共讚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及國土莊嚴殊勝。十方諸大菩薩。尚念阿彌陀佛名號。願生阿彌陀佛國土。况我輩愚濁凡夫。佛在世時。文殊普賢。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華嚴會上。德雲比丘。楞嚴會中。勢至菩薩。此土遠公祖師。元公祖師。智者大師。清涼國師。法智祖師。慈恩法師。善導和尚。少師。慈雲藏主。忠國大。而懷感法師。懷玉禪師。道和。

尚道綽禪師。省常大師。法照大師。草堂法師。孤山法師。大智律師。宗坦法師。源信禪師。義淵法師。萬年一禪師。長蘆禪師。天衣懷禪師。圓照本禪師。永明壽禪師。圓辯琛法師。中峰普應國師。天如惟則和尚。廬山十八大賢。普度優曇宗主。如上佛祖知識。皆修此道。又轉以化人。我等何不效彼修持。願生極樂世界。此等佛祖知識。還是未透禪關乎。鈍根凡夫乎。看相馳求乎。古今多少尊宿。歷代多少名賢。皆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况我等下劣凡愚乎。歎今五濁惡世。餘學難成。唯有念佛往生。實為徑捷。人而不知。真可悲。

焉。知而不修，愈可悲焉。嗚呼！我今丁寧苦口，實無他故。只要諸人痛念生死，速急念佛，求生淨土為主。兼參本性禪那，若得開悟，猶如錦上添花，非為分外。不能了明，仗佛願力，亦得往生。既得往生，何愁不悟。得見彌陀之後，方知禪佛心三無差別，空假中三觀融通。既達圓融之理，統識念而無念，生而無生，修而無修，證而無證，說而無說，無說而說，事即是理，理即是事。相即非相，非相即相，無量為一，一為無量。他佛即我佛，我佛即他佛。佛說法即我說法，我說法即佛說法。是為共一鼻孔，喜得任意卷舒。果則這箇時節，始

信吾今日之不誣言矣

天地神明戒殺文

七三

或問曰：聞師慈悲，特來辨惑。宗本曰：吾乃凡愚，但以直吞。或曰：師言勸善念佛，戒殺行慈。世之祭天地，殺其牛馬牲，捺獻神明，宰其猪羊六畜，何如？吞曰：天地仁慈好生，為大神明，忠正惡殺為先。何以逆天理而顛倒做耶？若顛倒行之，反遭禍矣。正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不殺固為上矣。將何為祭禮乎？曰：祭禮只在誠敬，非在物命。不聞孔子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禹吾無聞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然乎。大藏經云。佛告諸國王曰。欲得雨暘時。若穀果豐登。必須修道德。恤萬民。施善政。戒殺生。可全天下之太平也。不見華嚴經云。閻浮提內五濁衆生。不修十善。專作惡業。殺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不孝父母。不敬沙門。更相忿爭。互相毀辱。任情起見。非法謀求。以是因緣。風雨不時。苗稼不登。人民匱乏。多諸疫疠。馳走四方。無所依怙。嗚呼。世人能依佛說。改過自新。必得庶事禎祥。諸緣吉慶矣。又不見邵堯大祝香文曰。每日晨昏一炷香謝。

天謝地謝三光。所祈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忠臣扶社稷。家無逆子惱翁孃。四方平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大哉言也。假若人人具此心。發此願。自然感動。

上帝垂慈。天龍護祐。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矣。正所謂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理必然也。諸仁者。且嶽帝至神。道通天地。尚且受聞禪師之戒。去血食。齋素。况蠢爾凡夫。乃恣殺物命。以事淫祠。求福得殃矣。豈不聞嶽帝云。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為享祭而降福。不為失禮而降禍。至哉言也。奉勸祀神者。能具素饌。為之

誦經回向則神與我俱獲善福何必殺生以祭乎不然更聽古人一偈
偈曰
一切衆生無殺業十方何處動刀兵家家戶戶常修善天下何愁不太平

事親大孝戒殺文

七四

或曰父母年高須當食肉若不殺生將何奉養答曰凡俗鄙見如此大聖則不然乎行孝非在乎殺生只在乎勸善若父母有過則當諫之三諫不從則當號泣若不如斯雖日用三持之養猶為不孝也亦如孝母經言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衆音以

娛其耳名衣上服以耀其身兩肩荷負周流四方孝之大莫尚乎茲佛言未為孝矣若親頑暗不孝寶光虐殘矣作諸惡業子當諫之令發信心歸依道常行六度慈悲喜捨於善知識時常恭敬聽從法念佛修行願出苦輪願生樂土依此行孝方名報恩若不如斯徒為人子不見長蘆曠禪師作勸孝文一百二十篇前百篇言孝養甘旨為世間之孝後二十篇勸父母修淨土為出世之孝世間之孝一世而止出世之孝無時而盡能使父母生淨土莫大之孝也父母現在而不以此勸勉他日徒爾傷心徒為厚

禮觀經前後兩說。孝養父母為淨業。即此意也。又曰。父母信知念佛。蓮池下種時也。一心念佛。蓮華出水時也。念佛功成。華開見佛時也。孝子察其往生時至。預以父母平生衆善。聚為一疏時。時對父母讀之。要令父母心生歡喜。又請父母坐卧向西。而不忘淨土。設彌陀像。然香鳴磬。衆人助念。不絕氣斷之時。愈加用意。無以哀哭。失其正念。父母得生淨土。豈不嘉哉。平生孝養。正在此時。寄語孝子順孫。無忘此事。若要盡其世禮。直待氣斷多時。方可哀泣。正斷之時。甚為不可。又死從古以來。念佛往生西方者。非一。畧舉數

條。以為念佛者鑑。所以烏長國主。觀衆聖以來。迎隋文皇后。乘異香而西邁。姚行婆請佛相待。宋世子侍母同歸。可謂一起直入如來地矣。或曰。依此行持。實為大孝。若無魚肉。將何養親。答曰。汝之愚癡。深為可愍。世間香潔素味。極多。何必腥羶臭穢魚肉。曰。師言明矣。曰。切在奉行。

待客解嘲戒殺文

七五

或曰。賓客親友到來。若不殺生禮待。則大逆人情。皆譏笑其迂闊。慳吝矣。答曰。愚夫不明。便懷畏縮。若明佛理之人。反勸親友齋戒。念佛同往西方。何懼其譏。

笑之言乎。只是主人自貪口腹。故出此言。若明因果
罪福。此事斷不肯為。何以故。要知所食之肉。皆是累
世六親。多生眷屬。祇因改頭換面。各不相知。嗚呼。使
食肉者有宿命智。則其心苦痛。食亦不下咽矣。或曰
世人聞此言。多疑駭不信。且衆生無邊。豈必所食者
恰值往昔親屬耶。答曰。佛智見無量劫事。衆生累劫
輪迴。處處受生。皆曾互為親屬。但凡眼不見。故食之
何知。傳記商紂囚西伯。密烹其子。餉之。西伯食之不
知。紂喜曰。孰謂西伯聖。食其子肉而不知噫。以西伯
之聖。尚不能辨其子之肉。况凡眼。豈能識其往劫六

親乎。不見楞伽經云。佛觀衆生輪迴六道。同在生死
通相食噉。無非親者。又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故知殺害及以食噉。真地
獄中之罪人也。嗟乎。作一時之容易。受萬劫之艱難。
果報到頭。無所逃矣。諸仁者。若順衆生之妄情。則逆
諸佛之大智能。具大覺之悲智。使賓主皆解脫矣。若
盡凡夫之世情。令彼此俱沉墜矣。嗚呼。其輕重得失
為何如。智者審擇焉。

分產解冤戒殺文

七六

或曰。世之分產者。有難生乎。有易生乎。易生者。則不

問難生者多有殺生保救何如。答曰。將油救火。其火愈焚。世之難生者。皆從殺業中來。前冤尚解不徹。後冤豈可復結。不見經懺云。宿無冤債者。頃刻生下。令其生母不覺不知。若是冤家。三朝兩日。不即與孃分解。使其產母腹中。猶如刀割。一人痛苦難當。合家驚惶憂懼。又有種種難生。愈加苦痛。或拗茅生。或踏蓮花生。或生或死。或先是左手左足生。或是右手右脚生。或橫倒生。或把嬰兒割碎生。如此多種難生者。實從殺業所感。冤尤重者。或子以得生。母因產絕。或母雖得命。子便傾殂。再有冤業重者。母子俱亡。同入地獄。如此者。皆因殺生并衆惡也。或曰。師理甚明。乞傳保命解冤之法。與世間亦是一大方便。曰。如是如是。若要保其母子雙全。聽從吾之教法。一切懷妊婦人。不得喫狗肉。鱖魚。烏雀。螺蛸之類。惟要預先齋戒。精嚴頂禮陀羅尼經三五部。或觀音經五七卷懺罪解冤祈福保命。再能作諸善事。買命放生。必得母子雙全。消災延壽。若不如此。後悔難追。又問世之把兒女浸死者。如何。答曰。愚人理性不明。造此殺業。且人之生來者。富貧壽夭。皆前定也。何苦將兒女淹棄血盤。實為可痛。嗚呼。寧可不長成而自死者。無有冤愆。若故

意而浸死者。必然受報。諸仁者。若不改過。自新作為。謀殺之論。莫說佛法中有罪。律法中亦不容矣。

慶生報本戒殺文

七七

或曰。人逢生日。只說慶生。廣殺物命。生靈嚴設笙歌。酒禮招邀。鄉隣親友。連日暢飲歡娛。何如。答曰。愚夫之見如此。賢者則不然乎。若要慶生。延生。必須好生。放生。殺生。慶生。無有是處。要知已之生日。是母之難日。不思報答親恩。反以造罪作樂。當思慈母十月懷擔。三年乳哺。受了多少辛苦。擔了多少憂勞。及至產時。命若風燭。血暈在地。父乃方甦。爾時其母。不顧自

身。且問生下孩兒。是男是女。得圓滿否。身相具足否。果得具足。始乃心安。家有辦者。覓奶代養。家若無力。孃自喚養。甘乳飲飼。抱惜如珠。不淨污體。亦不生嫌。寒暑逼身。還自洗滌。推乾就濕。嚙苦吐甘。撫養成。至年長大。正所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是故胎骨經言。阿難白佛言。世尊大千界內。何事最大。願佛慈悲。方便解說。佛言。世間萬法。莫過父母劬勞。恩大諸仁者。由此觀之。粉骨碎身。未足為報。不聞彌勒勸孝偈云。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亦非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爺娘便

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嗚呼。大聖尚致此言。况凡下乎。為人。不報親恩。不如禽畜。更不聞之。羊能跪乳。烏能返哺。豈虛誑哉。或曰。師言切當。敢不聽從。何以行持。可名報德。答曰。人之生日。到采。須要預先齋戒。嚴潔道場。或供佛齋僧。或誦經念佛。或至誠禮懺。或買命放生。果能如是。名報親恩。存者福樂百千。亡者超昇佛國。非但利益父母。抑亦自增福田。若不如斯。是為大逆。

許願保安戒殺文

七八

或曰。世人許願殺生者。不一。略舉幾種以陳之。或因

官訟者。或為病苦者。或禳水火者。或求名利者。或鎮家宅者。或保途路者。或安鄉境者。或祈五禾者。有先殺而保安。有後殺而還願。何如。答曰。汝之一說。使我嗝噎不能言也。曰。然。雖如是。伏乞開明。曰。向不云乎。人遭災禍。年荒者。皆從殺業所感也。何則。十惡之中。殺業極重。不見正法念經云。造一所寺。不如救一命。故諺有之。曰。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即此意也。要知人與畜形。則異命則同矣。涅槃經云。一切惜身命。無不畏刀杖。怨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雖復禽獸之殊。保命畏死。且人有微小痛痒。尚不能忍。况可受其

刀砧耶。噫。令他痛苦。保我平安。無有是處。先德云。悞傷誤殺。尚吞餘殃。故作故為。寧逃業跡。嗟乎。若欲保安許願。須將衆善奉行。或供佛齋僧。或印經造像。或買命放生。或濟貧救苦。或念經禮懺。或露罪解冤。或修橋砌路。或普施茶湯。果能如是行之。必得随心滿願。吁。今人欲遂心願者。何不觀古人之行事哉。至如于公治獄。大與馬之門。竇氏活人。高折五株之桂。度蟻有狀元之報。護鵝獲菩薩之因。楊生救雀報以玉環。孔氏放龜酬之金印。正所謂行慈不求果報。自是果報不忘。皆得富貴綿長。子孫昌盛。又孫真人解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庫救生。為宗門大善。知識證佛菩提。嗚呼。世人不知戒殺放生。反以顛倒造作。實可悲哉。

救患諂祭戒殺文

七九

或曰。世之染病者。見服藥無效。遂殺猪羊六畜。諂祭神鬼求安。何如。答曰。雪上加霜。苦中添苦。不知因果。經云。今生短命多病者。皆從殺業中來。何不懺悔前愆。反以加增後罪。殺他死。救吾生。人心安在。苦他身。保我命。天理不容。問亦有殺生諂祭而病痊者。何也。答。命當不死。而病痊。非殺生而病痊也。何則。若殺命

救得命。世間王侯將相富貴人民。應得長生在世。何期又有多病夭促耶。只要知命樂天。自得無災少病。縱有禍患臨身。皆是宿業所感。不見論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嗚呼。能依孔子行事。何必諂祭邪神。若不如斯。反損壽矣。不見藥師經云。世人不知行善積德。反信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動。心不自安。卜問覓禍。殺種種衆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遂令橫死。入於地獄。無有出期。正所謂求榮而反辱。非君子之行事也。或曰。若不保救。於心何安。荅曰。便要保救。非在殺生。須用全家齋戒。淨厨淨壇。或告斗穰星。或誦經禮懺。或買命放生。或粧畫佛像。如斯行事。佛祖許之。何以故。行了善事。命終也得超生善道。非但死者超昇。亦使見存獲福。若不信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利益亡人戒殺文

八十

或曰。多見世人死亡。不信佛法行事。反以殺生辦酒接客出喪。何如。荅曰。仁者之言甚善。吾亦不能救之。曰。何謂也。曰。貪食酒肉者多。諸佛救他不得。况我一

人乎。曰然。雖如是。亦有信者行之。曰善哉善哉。不見地。藏經云。爾時地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觀閻浮衆生。舉足動念。無非是罪。縱修善事。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長。不逢知識。勸化修持。展轉受苦不息。又云。若人父母眷屬命終。宜為設福。以資前路。或懸幡蓋。及燃油燈。或轉讀尊經。或供養佛像。乃至念佛菩薩名號。歷在亡人耳根。縱有罪業。亦得消除。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修齋念佛。能使亡者超昇。見存獲益。是故我今對佛世尊。及天龍八部人等。勸於閻浮提衆生。臨終之日。慎勿殺害。拜祭鬼神。何以故。無纖

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罪緣。轉增深重。假使亡人在生。修善應得超昇。遇此陽眷惡緣。反墮惡道。何況不修之人。能得脫苦。譬如有人從遠地來。絕糧三日。所負擔物。強過百斤。忽遇隣人。更附少物。轉復困重。說是語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大辯。合掌恭敬。問地藏菩薩言。大士。南閻浮提衆生。命終之後。小大眷屬。為修功德。乃至設齋。是命終人得解脫否。地藏答言。長者。我今為未來現在一切衆生。承佛威力。略說是事。汝今再問。利益愈多。若人命終之時。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或經中一偈一句。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

雖得解脫。七分之一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受。吾勸善男女等。聞健自修。分分已獲。長者。若修度亡佛事。宜用嚴潔。香羞。殷勤禮敬。若不如斯。存亡少益。爾時長者歡喜。合掌而退。嗚呼。先聖慈悲方便。只要後人信行。後人不信不行。孤負先聖遺訓。噫。世人慎終追遠。正在此時。不可不謹。

預修超薦戒殺文

八一

或曰。世之預修者頗多。立志持齋者不一。或持三年者。或持周年者。或持正五九者。或持正七十者。或持佛誕日者。或持十齋者。或持六齋者。或持朔望三八

者。此等未齋之先。多有殺生買肉。以關素。後至年月日時未滿。就便殺生買肉。以破齋。何如。答曰。發心固為美矣。只緣理性不明。不知持齋者。正為戒殺也。何故。福未修而罪先作。善未圓而惡就加。此等亂作胡行。焉可謂之齋也。莫說無功。惟恐有罪。若肯一心長齋念佛。決定往生淨土。若不如。此。依舊輪迴。遂使來生有罪有福。有苦有樂。何則。受苦受患之時。是殺生造罪之報。受福受樂之時。是持齋積善之報。子若不信吾言。現有四種之人可驗。今生或有福有壽者。有福無壽者。無福有壽者。無福無壽者。或曰。此上四種

之疑。乞師明矣。曰。今一生有福有壽者。前世布施及齋戒也。有福無壽者。雖布施不戒殺也。無福有壽者。專持齋不捨財也。無福無壽者。又慳貪又殺生也。或曰。此疑雖決。再問一端。世之或修延生功德者。或為度亡佛事者。多有未做功德之前。盡說請人扶持。先殺生辦酒。以待衆後至。功德未了。妄稱關堂安神。就殺生置酒。以開筵。何如。若曰。此等愚夫。可悲。可痛。譬如有人。以血污身。還將血洗。能得淨乎。此等因果。不知反加存亡罪苦。故寒山拾得云。昨日方設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嗚呼。持齋功德未滿。

一分。而殺生之罪。已具百分矣。如此者。焉得利益存亡。陰超陽泰。若修功果。酒尚不應飲。破况殺生食肉乎。金光明經因果云。宋朝紹興年間。淮陰有小民喪女。經寒食。恨無以為薦。其母截髮賣錢六百。將欲請僧做佛事。忽有五僧門前經過。遂迎請入。其僧轉相推托。良以一僧肯之。即訪諸隣。得金光明經一部。讀誦已竟。回向就齋而去。街上忽偶向之。四僧邀共酒家就座。忽聞窗外有聲。呼轉經僧。莫飲酒。僧問何人。遂泣曰。我看經家亡女也。淪滯冥途。日久。今蒙師課經功德。方得脫罪超生。師若飲酒破齋。令我依前沉

墜言已不見。僧慚而退。其後五僧全持齋戒。念佛參禪。皆得果證菩提。咸作人天眼目。吁。一鬼度五僧。正此謂也。如是因果昭然。豈可飲酒食肉。若不齋戒。精嚴。功果亦無益矣。

慈心不殺放生文

八二

或曰。持齋不食肉。勝如放生。何如。答曰。不食肉者。但能絕殺緣。僅免一己之過。而無濟物之功也。佛所以教人持齋者。正欲增其慈悲心也。今之齋者。雖自不食肉。亦不肯放生。是名無慈悲之人也。十方諸佛。憐愍衆生如子。今見人殺佛之子。力可救而坐視不救。

雖不食其肉。亦名大破齋矣。戒經有三種淨戒。攝律儀戒。無惡不斷。即諸惡莫作也。攝善法戒。無善不積。即衆善奉行也。饒益有情戒。無生不度。即普救一切衆生也。若不能放生。救衆生苦。即名大破戒矣。嗟乎。終年素食。曾無濟物救苦之功。一旦捨財。便有贖命放生之德。昔我佛尚割身肉。以貸鴿為佛弟子者。不能捨幻財。以贖命。有何面目。以見佛哉。問放生固為慈悲。云何不。放雞鵝猪鴨牛羊等。偏放鯽鱒禽魚螺螄之類耶。答。世間有二種畜生。一者受決定殺果。如雞鵝牛羊等是也。緣其前世決定不信因果。歡喜決

定行殺。無懺悔心。故今世為畜生。受決定殺果。無所逃而待烹矣。雖遇放生之人。亦不能救之矣。二者受不定殺果。如禽魚等是也。緣其前世雖作惡業。或出於不得已。或殺已生悔。故今世為畜生。受不定殺果。若遇好殺之人。必遭烹殺。若遇慈悲之人。臨死亦得活也。今有一等邪見之徒。自不能放生。及阻人放生。自不能斷殺。及勸人行殺。此等之輩。先入地獄。受無量苦。後墮畜生。受決定殺。雖遇慈悲者。亦不能救也。曰。若要放生。必須財力。若無財力。將如之何。曰。富貴之人民心風俗所係。最可攝化。若能廣興佛教。大振

慈風。真可移風易俗。不聞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此皆菩薩之行也。若無財力者。則當廣說佛語。種種勸化。見放生者。隨喜讚歎。常發大願。願我財力充足。廣行方便。願如觀世音菩薩救衆生苦。願如普賢菩薩道順衆生。衆生界盡。我願無窮。果能如是行持。則世肉身菩薩。

普勸戒殺決疑文

八三

或曰。聞師之言。凡冠婚喪祭等事。皆不可殺生。曰。然世人不信。將如之何。答曰。盡在吾之本心。由他自作

自受。且佛只能度有緣。不能度無緣。佛能度信者。不能度不信者。何以故。把手牽他。行不得。令人自肯。乃相應。不見遺教經云。佛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導師。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佛尚如此。何況吾乎。先德云。天堂地獄門相對。任君那往一條行。誠哉是言也。或曰。如師之說。實有六道。三塗輪迴受苦。曰。若無六道輪迴。三塗八難老僧亦不肯持齋戒。斷酒肉。苦參禪。勤念佛。因是有輪迴苦。楚統肯念佛修行。願捨娑婆。願生淨土。我以直告仁者。要見世上之人。誰不愛色慾。不好酒肉。不貪名利。

不願富貴。告知此是輪迴苦本。是以不謀不求也。法華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或曰。世人皆說不生不滅。師何以專勸戒殺也。答曰。此等邪解謗法之言。阿鼻地獄。饒他不得。何則。不生不滅之言。是最上一乘道理。豈容世人反經非聖哉。要知色相有壞。有成佛性。不生不滅。不生不滅者。又是真如性中之體用也。真空之體。不生。妙有之用。不滅。先天之道。即不生。後天之道。即不滅。寂然不動。是不生。感而遂通。是不滅。諸惡莫作。謂不生。衆善奉行。謂不滅。是也。嗚呼。如斯至妙之理。非其眼人。孰能達此。

我曰師善辨焉曰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如我之心。普
願十方皆極樂矣。一切衆生盡成佛矣。或曰師之悲
願。父已知之。吾之疑惑。今已斷除。即此拜辭之後。一
心念佛修行。宗本曰善哉善哉。但願如是。汝若有疑
未決。可看仁孝勸善書。慈心功德錄。曰奉命受持
太上東嶽垂訓文
八四
太上感應篇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所以人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以隨之。或
心起於惡。惡雖未露。而凶神以隨之。其有曾行惡事。
後自改悔。父父必獲吉慶。所以轉禍為福也。

東嶽聖帝云。天地無私。神明暗察。不為享祭而降福。
不為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盡倚。有福不可盡
用。貧困不可盡欺。此三者。乃天地循環。周而復始。故
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
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
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
安已。切宜戒之。又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
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算甚麼命。問甚麼卜。
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諦聽吾言。
神欽鬼伏。

紫虛元君戒諭文

八五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
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
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心莫恣貪。瞋戒身
莫隨惡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為。默默
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
忍。債主冤家從此盡。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忠
君王。孝父母。敬尊長。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
而勿拒。物既放而勿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
思。聰明多暗昧。算計失便宜。損人終自失。倚勢禍相
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為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
位。勸君自警於平生。可歎可驚而可畏。上臨之以天
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唯
正可守。心不可欺。戒之戒之。

康節先生勸善文

八六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
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
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
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
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

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飮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無際大師心藥方

八七

大師諭世人曰。凡欲齊家治國。學道修身。先須服我十味妙藥。方可成就。何名十味。好肚腸一條。慈悲心一片。溫柔半兩。道理三分。信行要緊。中直一塊。孝順

十分。老實一箇。陰隲全用。方便不拘多少。此藥用寬心鍋內炒。不要焦。不要躁。去火性三分。於平等盤內研碎。三思為細末。六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進三服。不拘時候。用和氣湯送下。果能依此服之。無病不差。切忌言清行濁。利己損人。暗中箭。肚中毒。笑裏刀。兩頭蛇。平地起風波。已上七件。速須戒之。此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壽。成佛作祖。若用其四五味者。亦可以滅罪延年。消災免患。各方俱不用。後悔無所補。雖有扁鵲盧醫。所謂病在膏肓。亦難療矣。縱禱天地。祝神明。悉徒然耳。况此方不悞主顧。不

費藥金不勞煎煮何不服之

偈曰

此方絕妙合天機不用盧師扁鵲醫普勸善男并信女急須對治莫狐疑

勸行忍辱撮要

八八

論語云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是惑歟小不忍則亂大謀景行錄云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忍一時之氣免百日之憂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大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舌柔常在口齒折只為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勇也大勇者禮義之勇也血氣之勇不可有禮義之勇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情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惡人罵善人善人總不對善人若還罵彼此無智慧不對心清涼罵者口熱沸正如人墮天還從己身墜我若被人罵待聾不分說譬如火燒空不救自然滅瞋火亦如有物

遭他熱我心等虛空。聽你翻唇舌。先德云。凡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誠哉是言也。又云。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顏賜一言。為修身之美。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為上。子張曰。何為忍之。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兄弟忍之。家富貴。夫妻忍之。終其世。朋友忍之。名不廢。自身忍之。無患禍。子張曰。不忍何如。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法誅。兄弟不忍。各分居。夫妻不忍。令子孤。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患不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不忍非人。非人不忍。

釋迦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當知瞋恚。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甚不可也。華嚴經云。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可不忍乎。既然如此。僧俗男女。悉當忍之。

勸人敬惜字紙

大明勸善書云。士之隸吾籍者。皆須敬重字紙。且如
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地者。必撮拾以香湯洗
過焚之。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荷汝敬重吾字紙之
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生汝家。
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名王參。讀書聰明。及狀
元第。以此推之。切不可拋撒踐蹋。能依先訓之言。敬
惜字紙。生生世世得大辯才。不如是者。得大罪報。
偈曰。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
埋淨處。賜君福壽永無窮。儒宗立五典。釋道啓三
宗。一切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愚癡無見識。多拋糞穢
中。墮身千萬劫。永作廁中虫。惜字萬千。延壽一紀。
子貴孫賢。綿綿不已。諸仁者。再能行善戒殺持齋
念佛。決定往生淨土。面見阿彌陀佛。此事真實不虛。
唯要信受奉行矣。

勸修西方淨土

九十

龍舒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
臺凳器皿衣服帶索等物。不問大小。或祖父以傳於
已。或自己營造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為已。緝累而得。
色色無非已物。且如窓紙。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
一針雖微被人將去。猶有悵心。倉庫既盈。心猶未足。

金帛已多。營猶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况身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故莊子云。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也。余故用此後兩句。添以兩句。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為業乎。有了明長老。為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為死物。其內鱗鱗地者。

為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一深愛此語。故常為人言之。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世人雖未能免此。當於營生奉身之中。挪頃刻之暇。回光自照。以留心於淨土。乃活物上作活計也。且如汲汲營生。雖致富如石崇。貴極一品。終有數盡之期。豈若淨土之無盡也。

普勸修持淨土

九一

龍舒曰。凡受師友之訓誨。恩地之提挈。交遊之禮遇。悉皆告以淨土。而為之報。以至於一切人。或有一飯一茶之恩。或一言一坐之接。下至僕隸有事我之勞。

凡吾受用處。一切致力者。皆以此告之。使脫離苦海。非唯此耳。凡一切知與不知。識與不識。皆欲以是化之。使共生淨土。又非唯此耳。釋迦佛在世時。有一國難化。佛言與目連有緣。使往化之。其國人皆從化。衆問佛云。與目連有何因緣。佛言。往昔世目連曾為樵人。於山間驚起一群蜂子。目連乃發善言云。我得道後。盡度汝等。今此一城人者。乃當時蜂子也。目連發此善言。故為有緣。由此觀之。非徒於一切人。當勸修淨土。一切飛禽走獸。下至蝸飛蠕動之類。凡有形相可見者。吾因見之。皆當為念阿彌陀佛。數聲發善願。

云。願汝等盡生極樂世界。我行道後。盡度汝等。非於於有形相可見者。如是其形相不可見者。吾亦當作是念。作是言如此。則吾善念甚熟。於一切衆生皆為有緣。吾上品上生必矣。他時化度。無不樂從者也。宗本曰。要知龍舒之心。即是普賢之意。盡合文。皆有兩據。略引梵網經云。若佛子。常起大悲心。至若見牛馬猪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歸依三寶。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野。皆使一切衆生發菩提心。若菩薩不發是心者。犯輕垢罪。諸仁者。當依佛祖之言。不失龍舒之勸。斯為美矣。

龍舒曰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覓安下處。却出幹事。抵暮昏黑。則有投宿之地。先覓安下處者。修淨土之謂也。抵暮昏黑者。大限到來之謂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蓮華中。不落惡趣之謂也。又如春月遠行。先須備兩具。驟雨忽至。則無淋漓狼狽之患。先備兩具者。修淨土之謂也。驟雨忽至者。大命將盡之謂也。無淋漓狼狽之患者。不至沉淪惡趣。受諸苦惱之謂也。且先覓安下處者。不害其幹事。先備兩具者。不害其遠行。是修淨土者。皆不妨一切。人何為而不修乎。雖

罪惡人。亦可以修。何則譬如鉄石雖重。賴舟船力。可以渡江。一針雖輕。不賴舟船。江不可渡。蓋謂人有重罪。仗佛力者。可生淨土。罪惡雖輕。不仗佛力。亦不得生。又如蟻蟲。萬死萬生。不能一里。若附人身。千里可至。仗佛力而生淨土者。亦復如是。強健之時。若不預辦。閉眼之後。將柰之何。必須火急修持。求生淨土。世間晝必有夜。寒必有暑。人所共知。不可隱者。若曰生必有死。人乃諱之。不肯說出。何太蔽乎。諸仁者。此時不修。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知歸子問善道和尚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忽不
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
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又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
亂。仍慮他人感動。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
方。俾脫沉淪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一切人命。終欲
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
種交纏。若得捨此穢形。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
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但當
放下身心。莫生戀着。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
待死。叮囑家人。及看病人。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為

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閑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
須軟言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花無益之語。若病重
將終之際。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惱之聲。
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當同聲念佛。助其往生。待氣
盡了多時。方可哀泣。縱有絲毫戀世間心。便成障礙。
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
若依此者。決定超生。即無疑也。又問曰。求醫服藥。還
可用否。答曰。求醫服藥。初不相妨。然藥者。只能醫病。
不能醫命。命若盡時。藥豈柰何。若殺物命為藥。切不
可也。又問曰。求神祈福如何。答曰。人命長短。生時已

定。何假鬼神延之耶。若迷惑信邪。殺害衆生。祭祀鬼神。但增罪業。反損壽矣。大命若盡。小鬼柰何。空自惶惶。俱無所濟。切宜謹之。當以抄寫此文。貼向目前。令時時見之。免致臨危忘失。又問曰。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借俗男女。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無疑矣。余多見世人。於平常念佛禮讚。發願求生西方。及致病來。却又怕死。都不說着。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鳴鐘。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也。一門事大。須是自家着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

時當以精進念佛。竭力受持。是為臨終大事。可謂一條蕩蕩西方路。徑直歸家莫問津。

臨終三疑

九四

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念佛人臨終三疑不生淨土。一者疑我生來作業極重。修行日淺。恐不得生。二者疑我欠人債負。或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癡未息。恐不得生。三者疑我雖念彌陀。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有此三疑。因疑成障。失其正念。不得往生。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經明旨。勿生疑心。十六觀經云。至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接向九蓮。令辭五濁。苟能心心不昧。念念無差。則疑情永斷。決定往生。可謂十萬億程。彈指到。然毫擬議。隔千山。

臨終四關

九五

四關者。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凡夫雖有信心。念佛緣為宿業障重。合墮地獄。乘佛力故。於床枕間。將輕換重。若也因病苦故。悔悟身心。當生淨土也。無智之人。不了此事。却言我今念佛。又有病苦。反謗彌陀。因此一念惡心。徑入地獄。此是一關也。二者雖則持戒念佛。緣為口談淨土。意戀娑婆。不求出世善因。

為愛家園長旺。以致臨終遭病。怕死貪生。信受童兒呼神喚鬼。燒錢化馬。殺戮衆生。緣此心邪。無佛攝護。因茲流浪。墮落三塗。是二關也。三者或因服藥。須用酒腥。或被親情。遞相逼勸。此人無決定信。喪失善根。臨終追赴王前。任王判斷。是為第三關也。四者臨終之際。思惟活業。繫綴資財。愛戀眷屬。心放不下。失却正念。故於家舍。墮鬼趣中。已為禍崇。或為怪犬。或作蛇身。守護家庭。宛如在日。是為四關也。是以揚提刑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誠哉。是言。凡修淨土者。要當酌實。蠲淨。思專想寂。念念彌陀。全身

放下。但能堅此一念便可碎彼四關則淨土蓮臺的
非遙矣。可謂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淨業疏式

九六

伏以

大意如此。用在人。凡修一切善事。皆要如此。臨命終時。定生淨土。

佛願度生。必用堅心。念佛九能證聖。須當立志。超凡
俯露愚衷。仰干

大覺。切念衆等。叨居震旦。忝獲人倫。荷

三寶之慈悲。賴

四恩之造化。乾坤覆載。日月照臨。

國王水土生成。父母劬勞。養育弗能報答。悚懼恐

惶。茫茫火宅。以前煎熬。往往塵勞。而染着。有懷克已

無善及人。此時不假修持。他日將何憑據。歎光陰

而身邁。痛生死以難逃。當捨五濁之娑婆。未取九

蓮之淨土。先明落處。實慕果以修因。漸履玄途。是

從因而至果。消取今月甲子吉日就家詩祇供

淨業道場。焚解脫之真香。點光明之慧炬。稱念

阿彌陀佛讚揚

菩薩洪名。諷誦金文。加持密語。具陳齋供。延奉

聖凡。依按教儀。作諸功德。回向

真如實際。報資恩有。寃親法界衆生。同圓種智。上祝

皇帝萬歲。太子千秋。文武官僚咸增祿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家家無饑饉之憂。戶戶有倉箱之積。更異齋主等。壽山疊翠。福海添波。吉星高照於身宮。瑞氣長圍於命座。門闌肅睦。老幼康寧。丙寇雙沉。公私兩利。所祈信心堅固。外障無侵。道念精專。內魔不起。閻浮報滿。淨土現前。伏

佛威光。徑登上品。伏願

菩提樹長。影遮百萬人天。優鉢華開。香滿大千世界。鄰隣右族均沾。

法雨之恩。昭穆先亡。盡赴蓮池之會。勸善友。遞相究

竟願

佛法久住。流通凡居四序之中。悉賴萬全之庇。

行願流通

九七

蓋聞

三世如來。彌陀第一。十方佛刹。極樂稱尊。至理本。抵唯心。初門必由因地。故知合抱之木。發於毫芒。千里之行。始於初步。嗟乎。日復一日。紅紫亂朱。頓令修道之徒。遂以反成骨董。觀茲境界。豈可緘言。念彼癡迷。寧容坐視。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恨無慧辯。略露愚忱。採撫金文。指

歸淨土伏望

三寶祖師作證。諸天神將護持。祈正法以長存。掃邪風而絕迹。庶使佛種不斷。聖教復興。彰有暗必明。無幽弗燭。盲者能見。聾者能聞。跛者能行。啞者能語。如饑得食。如裸得衣。如渡得船。如貧得寶。大矣至矣。竒哉罕哉。實乃捷徑良方。宜當熟讀詳味。勿謂我人微而輕其法。勿謂我德薄而忽其言。若肯篤志行持。未必全無小補。噫。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林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古聖既

以如此。今人何不然乎。體取佛祖之心。用拔衆生之苦。我以重重付囑。切切丁寧。惟願有力高賢。刊印流通。勸發彼此。輪迴超脫。自他行願圓成。是為菩薩發心。是名如來應世。兩大法雨。潤澤群生。咸悟真常。同躋覺路。此集若得覽過。乞勞轉達。與人再能展轉相傳。方滿吾之本願。可謂將此深心。表塵刹。是則名為報

佛恩

直音切字捨遺俱在末卷

歸元直指集下卷終

宗本山中小隱為衆道友索山居詩述成百首附此

山居百詠聊述鄙懷

山居古鏡久埋塵今日重磨氣象新痕垢盡除光始現分明面見本來人

痕恨平

山居力學悟禪宗日用先須達苦空不識本來真面目拈華微笑喪家風

山居幽隱白雲深學道先當要識心大則放之周法界卷之則退不容針

山居學道只求心何必區區向外尋舉步便應登寶所莫將黃葉當真金

山居返照看心田退步原來是上前密密工夫無間

斷必當參透祖師禪

山居寂寂養良知唯在常人自保持情念易來為道念果然成佛已多時

山居赤洒淨無埃終日如愚養聖胎本分生涯誰識得世人咸笑我癡猷

埃哀 猷五洩

山居茅瓦竹為椽守道安貧樂自然盡日閉關無別事長伸兩脚枕雲眠

椽傳音

山居風景異人間雲鳥飛行自往還物我一如忘彼此柴門雖設未嘗關

歸元集 卷下 頁八
山居自古遠，囂塵絕。學無為，閑道人。風月滿懷窮，快活高歌一曲和陽春。

山居老衲百無能，供佛常然一盞燈。不假添油光燦爛，十方世界悉皆明。

山居日日是良朝，糲飯充腸水一瓢。誰識老僧窮到底，庭前栢子當香燒。

糲 力葛切 力達切

山居枯淡果然窮，掀倒禪床懶下功。聖解凡情俱不立，一輪明月照虛空。

掀 音軒

山居門掩竹林幽，雲自飛兮水自流。守已安貧隨分過，有人問我只低頭。

山居出入放頭低，不理人間是與非。收拾身心歸故里，免教帶水又拖泥。

山居卜築隱巖阿，免得隨流逐世波。知足安貧常快樂，木人齊唱太平歌。

築 音竹

山居景致樂天成，堪歎閻浮世不平。逆順是非多利害，莫如緘口過殘生。

緘 古咸切

山居養拙度餘年，榮辱分明在目前。實乃世情朝暮改，必然滄海變桑田。

拙 城說

山居縮首得便宜，寂滅身心那箇知。不是偷安唯避禍，名枷利鎖盡拋離。

縮 所六切

山居無物作生涯。淡飯黃齏逐日挨。富貴功名非我事。得寬懷處且寬懷。
齏 濟平聲

山居一味菜根香。物外閑人歲月長。逐日挨來牽補過。明朝何必預思量。
挨 切 諧

山居觸處體安然。亦可方兮亦可圓。只有兩般除不得。饑來喫飯困來眠。
觸 光入聲

山居無事可評論。日未斜時便掩門。富貴輸他千萬倍。清閑還我二三分。

山居茅屋兩三間。樂道忘情不掩關。鵲噪鴉鳴談般若。若清風明月伴僧閑。

山居一佛一爐香。靜裏乾坤日月長。渴飲飢餐無別事。寒來向火暖乘涼。

山居洒落任吟哦。飯後茶來遣睡魔。世上黃金何足貴。一身安樂直錢多。

山居遁迹萬緣休。失落鞭繩懶看牛。散誕無拘由我樂。諸人何不早回頭。
遁 音 鈍

山居老衲念成灰。倚杖閑觀松竹梅。佛祖尚然猶懶做。客來只得強相陪。

山居處事出尋常。莫使身心分外忙。昔日趙州酬應懶。王來猶不下禪床。

山居深隱閑禪關喜得浮生日日閑坐聽松風談妙法大王嘉膳孰能食

山居歸隱樂先天默契真如教外傳大道本來無所染莫萌妄念汚心田

山居默坐是真修學道無如歇念頭衣裏明珠原不欠何須辛苦外邊求

山居晦迹養真心多少狂迷逐外尋始信古人言不晦音悔錯無絃琴上孰知音

山居回首自沉吟丈鉄馬能博寸金海有枯時終見底世人至死不知心

山居兀坐恰如癡心地分明了了知風作松濤來聒

耳昂然不顧且歌詩 兀五忽切濤桃韻聒括韻

山居遣興偶成詩人若耽詩亦是癡生死命根如未斷莫存知見把心欺

山居峻險少人登竹榻加趺一箇曾愧我寂寥無伴

侶自知方寸冷如水 峻思俊切榻塔韻侶呂韻

山居冷淡佛家風實是身窮道不窮無價摩尼人罕識可憐對面不相逢

山居寂寞正相宜好把良心養片時月照寒松明祖意箇中能有幾人知

山居風物自天然大道昭昭在目前不識祖宗親密
旨徒勞念佛與參禪

山居包納太虛空萬象森羅盡在中左右逢原皆佛
事不消棒喝不施功

山居默坐悟真空一法通來萬法通非但我今能達
了恒沙諸佛躰皆同

山居隨分即修行無慮無憂過此生本有真空非悟
得聖人亦是強安名

山居常撫不絃琴一曲無生悅我心直下及聞聞自
性誰家屋裏沒觀音

撫韻

山居獨坐大雄峰面面軒窗處處通雲去雲來遮不
住一乘高顯太虛空

山居空寂一禪僧晝夜常持般若經始識衆生原是
佛從來熱水即寒冰

山居遙窈自無塵不假修持見本真真佛何曾離左
右今人便是舊時人

窈音

山居如意任東西大道何曾有悟迷好肉剜蒼難下
手鉢盂添柄亦成非

剜切

柄并上

山居高卧守清虛飲啄隨緣樂有餘不用將心除妄
念要知妄念即真如

琢音卓

山居雖是小茅庵大道當陽直指南莫住化城忘寶
所重加精進急須參

山居高隱白雲中多少盲迷不見蹤向外尋真真轉
遠刻舟求劍枉施功

蹤音宗

山居平地有深坑只貴當人具眼明伏虎降龍皆未
事法身不動悟無生

山居獨出衆高峯四壁無依徹骨窮說與世人渾不
信區區只得自消融

山居寒落道人家一種平懷度歲華飢喫金牛無米

飯渴來便飲趙州茶

寥料平

山居叅學志孤高為道忘軀不憚勞坐到五更天欲

曉青松滴露濕禪袍

山居寄迹輒依棲生死何曾有定期分付當人高着

眼急須打點出頭時

棲音西

山居結草在重巖喜得翻身出鬧籃知足便為安樂

國莫教過分太無慚

山居苦行一頭陀廢寢忘食自琢磨了得唯心真淨

上方知極樂在娑婆

琢音卓

山居勝境異尋常普示諸人不覆歲水鳥樹林宣妙

法高山平地揔西方

山居趺坐一蒲團日用工夫在反觀本命元辰知落
處舌頭不被別人瞞

趺音

山居客到問工夫寂照雙忘一字無莫依老僧無法
說從來懶得起規模

山居唯置一禪床定裏心忘法亦忘臨濟德山施棒
喝老僧不動見空王

山居自在可藏身天下知心有幾人除却我家親的
子世間宜假不宜真

山居塵垢不相侵自在逍遙樂道心此事人人皆可
學本來非古亦非今

垢音

山居窮理自歡娛不被虛名幻相拘三教本來同一

體非僧非道亦非儒

娛音

幻音

山居靜地暗嗟吁紅紫紛紛反亂朱要識先天皆此

理谷神太極即真如

吁音

山居閑處樂清幽散慮逍遙得自由沉默寂寥情念

盡書眠夕寐萬緣休

寐音

山居空寂學無為過去因緣莫要追現在尚應無所
住未來豈可預前思

山居默坐養希夷額下藏珠要保持開口向人言不
得點頭唯許自家知

山居獨樂自家知左右逢原任所之心地若能無罣
礙何妨說偈與吟詩

罣音掛

山居孤迥在高崖嘯月吟風稱我懷堪歎世人全不
省一輪真性永沉埋

迥音戶頂

山居無事不開門獨坐窮心泯見聞紙帳梅花松月

照人間別是一乾坤

泯音悶

山居深遠路迢迢大道無形本寂寥日裏清風頻掃

地夜來明月掛松梢

迢音條

山居獨立勢巉巖明月清風一擔擔問我西來何祖

意前三三與後三三

巉音譙

巖音岩

山居常把正門開大道當機任客來若得老僧親勘

過人人可作棟梁材

勘音堪去

山居欲入覓天真先讀開蒙上大人讀到牢關知禮

處十方世界現全身

覓音莫教

山居深隱白雲隈風入松林震法雷驚動世間昏睡

漢速開兩眼莫徘徊

隈音威

山居高照日先來直下承當眼便開明了一乘圓頓

旨何勞又去訪天台

山居四畔起煙霞石鼎焚香誦法華三界無安如火

宅老僧長駕白牛車

鼎音頂

山居夜半子規啼瀑布巖前瀉碧溪未到盡驚山險

峻曾來方識路高低 瀑音泊 瀉音卸

山居休把自心瞞始識登高眼界寬放去大千遮不

住收來祇在一毫端 祇音止

山居知識異常倫明鏡當臺辨驗人奸醜難瞞都照

出本來明鏡絕疎親 妍音研

山居峭壁凜然寒寶劍當軒孰敢看外道邪魔俱腦

裂老僧禪定正輕安 峭音切 腦音憐

山居別是一家風不與人間趣味同木馬奔嘶天外

去杳無音信絕行蹤 嘶音西 杳音要上

山居路險信難通瞎漢焉能達七宗只許作家施手

改相逢盡在不言中 瞎音切 轄音去

山居客到問禪宗始覺從前錯用功開口已知未歷

處可憐不識悟真空

山居悟得一真空那問南宗與北宗如意寶珠持在

手光明何處不圓通

山居學道未為艱唯有安心守道難百尺竿頭重進

步一槌打破祖師關 艱音奸 槌音直追

山居面首歎歸歎識破元來總是虛莫去沿門窮乞

食自家衣裏有明珠 歎音于 沿音鈕

山居清苦不奢華。客到蒿湯便當茶。具眼舌頭知味好。通身洒落早歸家。
蒿呼毛切

山居常隱白雲間。道在其中意自閑。公案現成人不識。外循枝葉強追攀。

山居黃葉逐風飄。手握空拳亦不消。佛祖只傳家裏事。逢人懶得口勞叨。
握於角切

山居葉落悉歸根。獨露真常顯法身。此事不明多費力。百城煙水渺無垠。
垠音銀

山居道者有何能。法法全彰最上乘。瞬目揚眉皆可意。拈椎豎拂亦真情。
瞬音舜
椎同
豎音汝

山居覆屋只苦茅。冷淡清虛絕世交。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苦切
燕

山居渾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一箇老僧猶是窄。豈容俗客到禪關。
縛房入聲
窄音責

山居見道已忘山。萬法由來本自閑。南北東西渾不辨。此身常寂太虛間。

山居滿目是青山。峻疊崎嶇行路難。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得寶不空還。
崎音溪
嶇音區

山居亦在苦娑婆。百歲光陰一剎那。盡此報身生極樂。前頭險路已無多。

歸元直指 卷下 頁二

子馬文臺發心重刊印行



土必公商

回

瑞

休土直

...

...

